

遂餘集



自序

仁和邵遠平戒山識

余家自弘毅先生以來代有作手而庭訓甚嚴心不容二故當束髮時專攻制義未嘗學爲古文及釋屬後屢遷其官而輒還舊物不離翰墨因得取先世所傳深探力究每有撰述往往見許於人迨予告南歸築小軒晏坐其中居閒無事日以載籍自娛間閱歷年文稿哀然盈帙然都黽勉應世雅不欲存且僅發抒已意無所規摹伸紙疾書又難計工拙以爲去取特其間有關國是人心忠孝節義隨所聞見筆諸於書者睠戀雞肋不能恣然乃於館閣文字外復爲錄存什一嗟夫古人論三不朽立言次於德功然則區區文章特餘事耳雖然士君子苟立說有

自序
本所言規切事要近可扶正末俗遠可垂範來茲則言之中何嘗無德與功哉余老矣未能與於斯文絺章繪句豈足附大雅後乘然所以掇拾其餘稿者亦謂在苒仕途常恐汨沒初志而今幸藉歸田餘隙得杜門息影檢點舊篇以償畢生之夙願刊而存之聊使後人按其歲時識吾微尚而已其曰遂餘則余臥疾京邸夢遊家園所題因以題其集者也

脩復聖像議

孔聖像設歷漢至明千六百餘年而遽廢於永嘉張璠臆說心竊非之乃作議曰史稱文翁守蜀於禮殿圖孔子及七十二子像孔聖有像始此漢靈帝光和元年置鴻都門學亦繪孔子及七十二子像至搏土肖形始見於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瓘奏疏然元瓘疏言先師顏子像見立侍請據禮文合從坐侍是前此已有塑像特因元瓘言改十哲爲坐像又增曾參像次十哲耳宋太祖詔修飾宣聖十哲像畫七十子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東西廡元大德六年從左丞相哈剌哈孫請建廟立像明初北監塑像猶因元舊蓋歷漢唐宋元像未嘗一日廢繪與塑一也

夫聖人之道其大天也其明日月也像之有無詎足重輕然而必出於此者謂其尤足動天下敬慕之誠也試觀魯論記孔子威儀容貌之事甚詳卽孔子自言其在首章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其在卒章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是聖人原與人以可見也聖人之徒亦卽其可見者相與熟察而謹識之魯論所載是矣今距聖人二千餘年威儀容貌已邈不可卽幸其像之僅存庶髣髴其萬一使見者敬慕油然而生凡人之情敬則尊尊則不褻慕則思思則益奮像設之有功詎淺鮮哉明嘉靖九年張璁旣阿大禮驟貴乃益倡曲說令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毀撤聖像易以木主時編脩徐階疏爭之曰臣

聞愛其人者杖履唾涕猶加珍惜况先聖之遺像乎有不必去者三不可去者五璁不憚出階爲延平府推官禮科給事中王汝梅等又疏爭甚力皆不聽嗟乎自漢唐迄明千五六百年其間詎無有爲之君更制變法之相而聖人之像尊之而不廢彼固有所不敢也璁乃敢行之悍然不顧噫異矣璁之言不過曰塑像之瀆同於釋氏耳夫孔聖有像始於西京佛自東漢時方入中國是釋氏像教乃竊孔聖之似而踵爲之而非孔聖之同乎釋氏也明甚且璁果以聖人不當同釋氏耶何不令天下學釋者毀釋氏之像而顧令吾儒毀聖人之像張釋氏而助之攻也嘗考祀典所載如天地日月風雨雲雷山川岳瀆原屬無形

固宜止用神位若孔子爲萬代共尊之先師在當時實有可畏之威可象之儀而忍令後世毀之廢之不復覩其尊嚴非所以崇聖教也往余謁白鹿書院見先師及七十子道貌巍然爲紫陽夫子知南康軍時所作夫紫陽昌明道統其於聖賢法制不知幾費推求而獨設像於廬山國學使人得至今瞻仰吾儒誦法前言往行非其信而有徵者哉又璵議始行時郡縣多不敢遽毀藏之複壁幽暗閉塞不覩天日者距今已百餘年念及此有不感然顙泚者必非人情愚以爲應斥邪臣之臆說復歷代之舊觀使天下萬世謂聖像久廢而復設實自今右文之朝始書之史冊洵甚盛典矣謹議

開濬西湖議

杭郡之有西湖與他方水利不同蓋浙中各郡陂湖所設皆以資蓄洩溉農田阜物產通灌輸其利止此耳獨西湖縈帶三門渟涵萬壑迴環三十餘里滙集七十二泉其關繫最大其裨益最廣往往於廢興占利病於通塞別盛衰有不僅以溉田濟漕爲利者其故何也山水清淑之氣鍾爲人文西湖居高以臨秀氣發越然必令其淵停浩衍汨汨無窮然後孕靈毓奇有巨人相繼而出勝國時吾郡上第巍科踵接蟬聯靡有間斷今則無累代科目之家矣至民間之蓋藏未有不視其風土者水淺則土淤其所留有限水深則土沃其所蓄彌長今省會百貨非不

流通而素封之家不再傳而銷歇比戶皆然良可悼嘆若杭之
失火尤爲大患日者素言吳山爲離龍其土皆赤幸有湖在庚
申方得金水以潤之庶可尅制今湖水日就湮塞頻年祝融之
災所在見告此亦大彰明較著者也夫莫盛於人文之顯燦而
湖能綿而延之莫難於財富之豐盈而湖能積而久之莫甚於
炎方之煽燄而湖能抑而制之誠所謂關繫大而裨益廣者可
不亟爲開濬返故道而復舊區也哉說者徒言湖所當開爲培
上塘萬頃之田爲引城中六井之水爲便開運兩道之河夫五
不可廢坡公論之切矣湖不可佔踞明代何琮又言之詳矣豈
知今更有最急者可不豫籌而熟計也耶嘗考舊志湖身漫衍

自南亘北赤山埠直抵迴龍橋金沙灘直抵橫衝橋法公埠港
直抵于墳前茅家埠港直抵飲馬橋約而計之有二十五萬丈
之寬廣坡詩云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煙空此明徵也
是則兩堤前後皆接天之清流六橋內外皆通舟之勝地望湖
樓前眺之而不見其畔岸三潭影裏測之而莫得其津涯豈如
今日之竟等衣帶水可目量而指數乎原其所由大都葑葑旣
積腐淤漸盈淺灘不流沙石旋壅或踐爲蕪徑或築爲魚磯或
廢爲荻洲或易爲桑土或以先賢祠墓之近頻加斥廣或以給
官文帖之憑恣行侵隱或因其畫舫所難通潛加蒔植或乘其
人跡所罕至蓄爲陂塘就景物而言則花港泯矣柳浪平矣翹

院失矣就隄橋而言則中龍圯矣長橋隔矣柳翠荒矣由鄂王墓進數之淤者七百餘畝由定香橋約計之塞者四十餘畝其餘成野蔓荒煙搖兔葵燕麥者又難勝數也夫湖之歲久而葑生也其勢然也及夫沙水漲而圻岸出爲居民乘便射利也亦其勢然也使聽其自淤自塞日因循而不爲之謀則開濬無期矣夫憂其成之難則不能開濬慮其怨之集則曷由開濬無奮然必欲行之志則將以姑待而不及開濬無卓然大有爲之才則雖或偶試而究不開濬嗟乎庸詎知此湖關繫何其大裨益何其廣通國所待命固不容以旦夕緩士民所禱求又不在議論多也哉自置郡以來凡留意民瘼者鮮不有功于西湖歷觀

前賢浚井昉自鄴侯建隄始於白傅厥利之溥到今著稱越二百餘年而蘇學士至大爲濬治貽利無窮迨久而漸塞越四百年而爲明之弘治郡公楊溫甫至毅然以開湖爲任增隄立橋踵成盛事未幾而復塞又越百二十年而爲天啟汶上李文若至能繼楊公之所爲重行修舉爰告成功自天啟甲子以來歷今七十餘年其間當清與當濬者不視昔有加乎議者謂修復於已行之餘則下競欲享其樂振興於久廢之日則上不無多所勞嗚呼此天下事之往往任其蠱壞而民利無日而興也夫芋魁飯豆之歌作鴻郤必有時而修名父杜母之誦聞南陽卽有水可溉世患無興利之賢者耳豈有欲興而功不速成者耶

况今日之西湖疏浚宜亟闔郡延首而望以爲此湖一開必有應運興起其科名繩繩未艾以慶印纒而綬若者必有嘉澤垂諸悠長累世奕葉積富厚以長子孫者必有水精輝映陰驅赤熒而虎林億萬家不必曲突徙薪者其功不惟在一時且可及百世故愚以爲講典利之大莫有大於此若夫依古法而酌時宜經營量度而出之則主者自有成算非愚之所得參也

修濬南湖議

南湖屬餘杭縣治南五里有上湖西二里有下湖兩湖相接總名曰南湖各廣三十餘里蓋餘杭居天目萬山之下苕溪一帶下貫杭嘉湖三府每當霽雨諸水滙瀉於溪不能盡洩以致漂沒田廬無算漢熹平間縣令陳渾始開南湖一萬三千七百餘畝分殺水勢原坐稅糧派分各縣辦納唐寶曆間縣令歸珖毅然築塘又築西北甬道高廣徑直百餘里行李無山水之患宋初縣令主簿並以管幹塘岍入銜任滿無損者有賞紹興中縣令李元弼築增三尺紹熙五年侍御黃黼弭節畿漕天目諸山水倏高二丈許請於朝役夫二十萬沿堤幫築外增廣五十餘

丈悉復創建之舊說者謂非陳歸二公無以基始其功當不在禹下雖其遺蹟寢廢已久至今俎豆湖濱而龜山楊先生與焉先生令餘杭時權相蔡京欲佃湖而拒之者也邇來遺文舊誌歷歷可數而循名責實界址俱非夫石門橋引溪水入湖者也高塘滙水通此一港使之暫爲滯蓄畧殺其怒不致汜濫滔天五畝塍捍水之暴集者也湖量翕受旣滿故空湖之東南爲塍高僅隱人長亘百丈俾之分洩南渠諸河不致反嚙鱗次滾壩酌水之性者也遠邇高下尺寸不踰蓋砥洶湧於下趨似宜高則東南受其利而西北有汎溢之憂引橫流而上洩似宜低則西北獲其利而東南被衝激之患壩之準的若有神工使

來水必滯去水不激卽後人斟酌損益何能越唐宋諸君子之舊哉而卒不能如初制者姦民私以爲利而亂其成規也卽如南上湖並山者也今從南望之並不見山南下湖並溪者也今由北望之猶得見溪則南上湖之侵占無從稽其歲月矣大約清查者在官在官則已疎欺隱者在民在民則愈密是故請佃益餉占之拙者也有因乎天而占者歲或旱乾泥深而土沃耕之則爲肥田不耕則多茂草豪民喜壩之不修而利水之速去其涸也歲收數鍾而獨享其利其滂也坐視巨浸而不與其害故明邑令陳幼學曰以不脩堰壩爲利者餘杭一邑近湖之民也用人謀而占者移碑易柱藉以塞口幼學又曰南湖四至東

至安樂山南至雙白北至苕溪西至洞霄宮四望可見而洞霄
不可見矣私植竹木蔽之也蓋餘杭苕溪高杭郡百尺餘水旁
溢則害止本邑直瀉則嘉湖均受其害譬之釜然杭釜之口也
嘉釜之中也湖釜之底也水初發則錢唐爲接壤化灣諸塘不
脩則錢唐先爲魚鱉而後及仁和德清故修壩以爲唇齒在錢
唐誠尤亟今國家輓漕數百萬石河工糜帑止以衛漕杭嘉湖
三郡凡一百三十萬石而田之豐歉實繫於南湖之水勢爲今
日計者首清丈以杜隱占次疏濬以復故道次脩築以圖經久
俾官茲土者如宋故事管幹入銜水害其有瘳乎

西湖水利考

杭郡爲浙省會大海障於東漸江蔽其南至澄泓停蓄聖湖負
西郭門以當天塹自唐至今詩歌紀載但知錦纜牙檣笙歌晝
夜資人遊覽而不知城以內煙火數百萬戶城以外分支導流
全賴西湖之滌注潤神臯而稱沃野唐李泌刺杭州憫市井苦
江水始引湖泉穿六井利民之飲汲白居易繼之甃函笕爲隄
防以時蓄洩可漑仁和海寧田數千頃利民之耕耨吳越有國
時江湖直入運河鹹苦爲患乃置龍山浙江二牖以遏之利民
之居處復置撩兵千人湖葑盡去鄰湖芡菱米麥仰賴數里利
民之種蒔宋真宗時王欽若請以西湖爲放生池則利及鱗介

官酒歲課二十餘萬緡水泉之用仰給於湖則利及國帑蘇軾
守郡築堤通道種菱取息則利及脩濬多栽楊柳桃花恣人遊
觀則利及榜人舟子至南渡而湖水旱竭始引天目山之水注
西湖以灌城市前此未有也明二百餘年豪貴占籍處處插笆
樹篳增飾別業當正德時郡守楊孟瑛清舊蹟於前萬曆初內
監孫隆脩名勝於後大約有水卽有利水塞則害水通則利不
獨西湖然也而西湖關繫郡城爲尤重夫苕禾諸郡以及常潤
郭內外俱通舟楫而杭則否北來舟楫踰黃河江淮至武林得
勝壩則止沿西趨渡至松木場則止或踰西河壩至錢塘門聖
堂橋則止踰得勝壩進艮山水門至斷河頭則止而西湖之水

繚繞會城僅武林門外猪圈壩通舟楫而入城水陸斷續前人
置牐設壩審河與湖之勢以爲蓄洩其用心至密矣嘗考西湖
之水受南北兩山之流而其勢高會城六七尺會城無西湖如
人身無血脉宋陳同甫云決西湖之水則會城皆魚鱉而其實
不然城方廣四十里城內中河低西湖一丈四尺污下善受大
約湖高則入城易水漲則容納難湧金門建牐所以導之入也
欲細其流復重牐以緩之錢唐門三牐所以瀉其流也難遏其
衝分三牐以平之湖水入城紆迴街市曲折凡三十里其入而
復出也北則武林水門正南則正陽水門東南則候潮水門人
但知其入而能出而未知其出而復入也水至正陽候潮兩門

外復合而趨永昌壩供南樵之抽分則利及關津再進而入太平水門落水於橫河橋新壩疏商賈之竹木則利及賃食復溢於會安壩而入艮山水門利及百貨往來又無論已至若錢唐門三牖上則單注於北至西河壩而止中下則共注松木場由北而西北則湖墅之支河至餘杭界西則古蕩西溪俗呼沿山十八里每田畝旱乾啟牖一尺值黃金一斤此專給錢唐西鄙而非白居易之說溥濟仁和上塘與鄰邑海寧者也向也城雖通湖而城內支河盡塞幸今一旦疏濬使湖水灌注血脉一通以開萬世之利是湖與河永有攸賴矣

濬河紀畧

康熙甲子春河陽趙公來撫浙始至則下教郡邑務集衆思諮利病吏民上書陳便宜以千數而杭之人言城河宜濬者十且八九間訪之薦紳曰固也小民望此舉久矣公乃會計道里工費而杭民益條陳所爲圖若說以及開濬規畫之宜來告閱之言人人殊大要謂費取於衆輸輸集而後舉力取於瀕河之民不足而後募公喟然曰夫事未見而勸輸則人疑呼役於閭左則民畏疑則怠畏則擾而民居之侵河壩不便是役者又相率爲浮議以搖之則功隳如是則雖有智者無以必其成烏乎可聞紹郡佐王君有心計修三江牖著成績入謁公語之故且曰

誠得一人任吾事僱役於民間而厚其直毋歛費毋勞民不謀於衆毅然倡舉以徐俟聞風而好義者則功庶可集也子盍圖之王馳視還報曰河易濬也願公假二千金以試可又曰河之淤迴龍橋最甚且地當會城中衆屬耳目焉治宜先公善之亟如所請諏日飭工不旬日濬若干丈功速而費省遠近翕然曰河果易濬也於是紳士商民競捐金以從事甫匝月費用大集遂分遣屬吏畫地程工公以間乘小輿周視河干諸君皆黻面短衣肱左右揮不輟役者蜂屯螳旋泥淖躑躅鼙鼓四應畚鍤雲興不數月而畢事予乃復喟然嘆曰嗟乎天下事果可力爲而衆志之可與有成也昌黎有言事成於同而敗於異然方舉

事之始苟惟同之徇則論愈多而莫適謀愈博而難行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集于成職是故也且夫幾事之來旣以身任之詎能一一逆覩成敗使必萬全而後應則計校得失觀望遲回勢必憚興作而樂因循訖於一無所成而止惟夫持之以斷行之以公始不求其同而其究也不至於異始不必俾其必成而究也未嘗不可成則事舉而民安之故曰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抑是役也公雖不敢自爲功然惟毅然獨斷故事速而功倍爰紀其畧以告來者俾知夫事可力爲而衆志之可與有成也繼而永之以毋隳厥勞是則吾桑梓之厚幸也夫趙公名士麟號玉峯雲南河陽人與予同登甲辰榜者也

上政府書一

某自入都以來間侍清讌獲承讜論無非爲社稷計爲蒼生謀而一種惻怛好生之思期於全民命而培國脉者至深且遠乃者屬聞時政有亟待於仁人君子之挽拯者一轉移間而可以召天地之和鍾無疆之慶民命國法兩全而大有賴焉故敢不揣冒昧而陳之愚聞五刑名例有笞杖徒流絞斬輕重之差當輕而輕當重而重如天造地設不可易也至重者爲斬至輕者爲笞而其介乎輕與重之間者則爲流虞書曰流宥五刑流者罪止一身所以宥其死而全其生也宥其死則必安其身全其生俾得完聚其妻子夫流人之妻子非有罪也特旣丐其生卽

聽其自便爾非如犯極刑者之全家坐徙也流者止流其身徙者盡徙其家律當問流則不當并徙其家也明甚蓋凡人之妻子非怯懦必幼弱者也使其涉荒徼冒寒暑間關險阻饑疲勞劇瀕死者十人而九是以一人之不當死而流而反致累其一家之死其爲干天和而傷國脉也孰有甚焉今者竊聞比部條奏有凡問內流者並令全家發與烏喇地方安置竊思烏喇去京三四千里由外省至京遠者將萬里近亦不下數千里若更桎梏其身繫纍其家屬道途之間其不死者幾何矣夫重辟之犯苟非立決每遇秋審或矜疑緩決尚有生全之機卽不幸而長繫獄中猶勝於枯骸白骨撐拄道邊也然則死者可生生者

反死絞斬者一人死流者一家死勢窮則變物極必反決獄者知擬流者之甚於死也必將巧爲規脫不敢復傳此條從此鬻輕失出骹法縱姦又未必不由此矣倘謂邊方須實戶口須廣且新披甲者之需役徒也則愚更有說焉除十惡死罪而外有未卽駢首西市者或黥其面或械其軀俾之實邊方而爲奴隸其人不幸而死固其分也幸而不死亦稍可効邊陲之用然止罪及其身有願携妻孥子而往者聽其自便不得按以並坐之條豈非恩與法兩伸而爲古今未有之仁政哉古人先登陷陣往往皆用弛刑爲前行及欲立威當國者亦以罪人備驅使其遺意良可師也但見近例充發口外人犯必先枷示兩月及限

滿仍行責治然後起解此輩遠隔鄉邦離棄親故孑孑孤子舉目誰依每見被械通衢者束身引領號呼於行道之人苟延喘息以日爲歲夏則污汗塗體蚊蟲嗜膚冬則烈風刺肌冷土皴足有手不能上揮有目不能俯視屈伸轉側亦已極其困憊倘復於限滿之後重受朴責則繁霜之下加之積雪縱有堅剛之質有不望風萎落者乎夫嚴寒酷暑特免起解仰體立法之意苟有纖微足害其生則必籌所以去之之道其不欲使一夫顛連道路填委溝壑而後已可知也今既邀免於嚴寒酷暑之遣而仍不免於嚴寒酷暑之枷責迴思關山跋涉去路悠遐早暮無棲宿之方窮旅絕醫療之藥創鉅痛深逗遛不敢能保其中

途無恙流所之必至也耶查內流人犯應杖折責之數均到配所發落合無比照此例俟其解到檄令該地方官如數杖責則發遣之日可以暫緩官刑不致重困而曲爲求生之隱亦擴充而無遺憾且出其垂死之身宛轉而全活之其爲感恩効力又當何如也伏望師相原問刑輕重之名例察流亡道路之苦情當生者必不忍傷其生當死者可令之得死所國法無斲民命得全其於社稷蒼生之故豈淺鮮哉惟力持而誠行之行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亮工熙載之業不外是矣

上政府書二

愚聞治天下之大端教與刑而已刑者所以止奸暴禁邪慝以復民之性立法嚴峻然後民不敢犯原以至不忍之心而形爲至忍卽古先聖王亦不能廢然立法不可不嚴而行法不可不恕使必歲斷刑囚以應肅殺恐亦非仁人君子立法之初意也上稽成周之世成康相際有所云刑措四十餘年不用者夫小民至愚卒難格化况五方風俗剛柔異宜安能胥天下而歸之善毋亦在上之人優游浸漬寬其文網徐以俟其悔過遷善至斯盛也夫曰刑措則一民不僇可知而至四十餘年之久刀鋸斧鉞設而不用則教化旣洽比戶可封豈一朝夕之致哉傳稱

夏禹出見罪人下車而泣成湯開三面之網諸侯歸之以禹文
命徧敷湯聰明時又猶不免有犯法之徒宥罪之迹較之成康
不能不遜後來者居上也是則自古訖今必以成周之治爲稱
首而刑措之休要當神明於法之外以求爲可幾及者矣我
皇上重熙累洽德教旁流風移俗易固已非勝國之舊染孔子
云必世後仁正逢其會宜乎從欲以治囹圄空虛而作奸犯科
歲數見告豈所謂民性至愚而五方之氣習未易齊耶每見冬
至前數日卽驅應辟罪囚羣而繫諸柴市一聞勾決輒牽出斬
絞立時行法甚至纍纍若若瞬息同盡此與籠禽檻豕待命屠
庖並無纖毫少異推而至於各省無不皆然縱罪大惡極本其

自取而此際視之雖木石無情當亦不能不惻然動念也夫滅
倫斲理大逆不赦既有非時立決之條而秋審皆係尋常死罪
原與十惡殊科且卽殺人一端論之曰謀曰故死者受毒不過
一朝而犯者箠楚榜掠桎梏逮繫日往月來備諸楚痛強死之
魂魄已遷而生刑之慘受正長晷夕悲思有不自悔而自艾乎
聞之見之者有不相戒而恐蹈之乎昔人以犴狴爲福堂不但
苦之使開其自新亦慮有不幸蒙戮之輩單弱不能自訴遲之
又久或得撥雲翳而覩白日也倘一絕不續縱欲自新又安能
得禮王制曰凡制五刑必卽天論言與天意相合取象雷電之
義夫雷霆不日擊而惡人多漏網天未嘗每人而校之盡根株

而絕之也但使人震懾而畏忌之云爾先王之制刑也畫衣而民不犯犯墨者蒙巾劓者赭其衣別者墨矐其體而畫之宮者履屣大辟布衣無領辱之而已不加刑也故曰罰必當罪刻核之論也議法依輕君子長者之用心也聖人設防貴其難犯不怒而威所以爲至治也易蒙之初六發蒙利用刑人說桎梏以往吝言發蒙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吝矣書康誥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以求生道而周禮有三宥之法詔之司寇凡不識過失遺亡皆不在訊問之列至不得已而用刑刑之日不御酒肉太常輟教習減膳去樂致哀矜惻怛之隱由此推之當刑而不樂則當樂而必不用刑又

大可觀矣愚請自今而後凡值國家一切慶典普天率土宜同歡忭卽無肆赦內外亦應停刑使含瑕蒙垢之倫亦得藉敷天之蹈舞沾雨露之鴻濛緩須臾無死以遊化日之下至於京師古稱首善之地尤宜蓄威昭德或得間歲一刑以遂草木向陽之意豈非太和元氣暢洽宇宙哉師相熙載之績媿美臯夔倘復於此鄭重而加意焉將見四海之內家喻戶曉咸恥於爲惡共趨於善馴致成周之刑措豈有難哉夫成周刑措非特文武成康積德累仁也其周召畢散相繼匡扶左右蓋大有助焉是以君德相業並垂青史世世傳之無極也趙宋定制三歲一赦有引諸葛孔明無赦之言爲疑者趙普曰國家開創以來具存

刑山文存
彝制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劉備區區一方用心無足師
遠其論遂定然赦不可常而刑可暫緩慶刑異用洵爲協中縱
後此寬免慮或失出而經年囚繫亦足償辜漢時文帝除肉刑
而幾致刑措後儒謂三代而降其勢不得不除今去漢逾遠則
揆諸時勢或亦相宜夫郡縣有善法而獄囚爲空恤刑未卽遣
而旱潦頓革往往有之又况吾君吾相之重撫六宇而渙德音
有實惠孚於下土者乎伏惟師相法雷霆之用釋福堂之言廣
仁人君子之意推慶刑異致之施一進說聞而上導天和下續
民命仁言溥利孰大於是惟採擇而圖利之千萬祀無疆之慶
誠造基於此矣

心遠堂集序

天下有愈久而愈不能忘者其惟情之相感乎夫情者人之根
於性者也苟無性何有情苟無情則亦淡焉漠焉當前而已疎
矣又何存歿久暫之感哉若我高陽李夫子枋政垂三十年勲
名德業炳炳麟麟光昭史宍天下後世類多能知之至密勿之
暇作爲詩譔古文詞最富顧不輕問世第先梓心遠堂詩十卷
某幸得與校閱焉旣卽世長公其凝乃益哀輯成編合詩與文
而咸授劄劄某不敏受讀卒業蓋不禁撫今追昔之感而至性
所發不能已於情也憶自康熙甲辰射策受知夫子久已居政
府門生故吏滿朝宇顧獨深期許謂某雖新進可教弘獎諄勗

之惟恐後每入謁必正襟危坐無多語使人肅然嚴憚然咨詢所及竊窺道德之容又未嘗不藹如也間嘗于役豫章嶺表間睽違函丈動濡歲月及還歸相見喜動顏色慰勞靡不周政務或有疑難者輒從容下問以試所見遇蠡測偶合則霽顏稱許不稍倦當退食餘閒恒召過心遠堂堂居府第西偏地隘而僻中有層臺古樹高下參差與西山積翠遙相掩映堂中烏凡竹杖而外無長物凡人世所珍鼎彝玩好之具纖毫無所留意間出新詩相示命酒屬酬酒至三巡而止疇昔之情深若此語云彼親故泣則今日思音容之已邈覩篇翰之猶新其能已於悲耶尤記夫子易簀時獨呼某侍側執手畱連以牀頭一紙相授

蓋遺疏草也含淚讀竟卽趨出失聲謂其疑伯仲曰夫子殆將不起當此日炎暑酷宜早備身後事或難之某急出平時所購貯川材堅且美者昇置堂側更爲選匠工市絲漆躬親料視捐費近千金以佐諸嗣君倉皇之所不逮都人競目爲義舉某遜謝不遑曰吾以盡弟子職也旣而具含玉檢遺書衣冠劔履之藏無一不寓心目私心竊計夫子輝煌經國之文宜速刊成書用垂不朽良以三十年太平元相勛名德業雖不藉此而此亦黼黻皇猷賡歌喜起之一助也乃某未幾請急歸里睽隔閱五春秋而長公已差次遺編彬然大備環顧及門中微論前輩諸大君子聚散無常卽甲辰同舉其得從長公後見斯集之告成

而受讀卒業者殆不及當時之半蓋夫子之歿已七年於茲矣
徂謝易永久豈不重可悲哉爰不揣荒鄙附識數言於簡末倘
所謂至性所感愈久而愈不能忘者非耶若夫子之文逼史漢
詩凌燕許固與三十年之勲名德業同垂宇宙間雖游夏何能
贊一詞也

四書大成序

古無所謂道學也蓋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已往道在經書
故聖賢之道散見於四子六經炳如星日其道在是卽學亦在
是脩齊治平之理有外於大學之道者乎自秦火燔烈之餘漢
疏唐箋見解紛糅幾三百餘年始得有宋諸儒起而脩明之荆
榛盡芟廣大畢備廓然如披雲霧而覩青天故史漢以來傳止
儒林而宋創立道學蓋以關閩濂洛諸君子能倡道學於不絕
如綫之際由是其名被之不愧而非循聲附影所能當其真也
且世之盛也道統繫於上而下焉者不得立其名

今上神靈天亶聖德日新直接千古傳心之統而又重膠庠頒

講義務崇實踐一時篤學明道之儒雲合景附上應中天之運
如我浙得遂寧張運青先生來撫治涵濡五載其爲政也以正
人心宣教化爲本不言而躬行惟生平講求於聖賢之學者深
體驗於聖賢之道者切故澹泊寧靜之衷一本詩書理義之氣
卽飲食服御不異寒士而先生以質實刻苦自勵安之若素嘗
敷政餘閒卽手一編不輟以四子大全一書雖明永樂間特命
儒臣編纂然一仍新安倪仲弘原本去宋漸遠蒐羅務廣其間
不無矛盾游移兼多駁雜乃取沈陸二生所自課本句櫛字比
刪定而刊行之類曰大成集宮商之元音審始終之條理除其
繁縟削其雷同抉其奧旨上探聖賢立言之精義下契諸儒脩

明之盛心頓使道學真傳如稽象緯之躔次溯源流之脈絡井
然不紊貫而能通俾學者知有根柢以求盡乎身心之要不徒
經生帖括博榮梯名而火盡薪傳所以翊文明之治運闡鄒魯
之微言者其功豈在關閩濂洛下哉傳曰仕優則學先生篤學
明道可謂當世有真儒矣 張公諱鵬翮字運青四川遂寧人
庚戌進士官刑部尚書

仁和新志序

杭郡屬有九而附郭稱大邑者首仁和次錢塘雖都鄙交接犬牙相錯而仁邑賦役繁重較錢塘加倍蕪於是人材之輻輳風俗之雜糅以及貢稅之條例舟車之絡繹使節之往來哀然爲吾浙郡縣之冠歲癸亥奉檄纂脩通志凡郡邑諸乘皆得輯錄成帙上之藩伯彙進史館而仁邑志獨有五難焉自宋以前茲地統於錢塘割於鹽官入於餘杭各有成書而仁和之創置僅當從宋太平興國二年始自爲一書雖有博辨之士無能鑿空撰著一難也錢塘志脩於聶令心湯而仁和止有郡先輩沈公朝宣草本未經刊布其所引据多荒畧不備二難也吾郡名勝

如漸江西湖西溪諸山水爲世指名者咸隸錢塘而仁邑不與
旁引曲證不無掠美三難也武林之有勝事也大半屬於好事
之手觸類引伸增華踵盛而仁邑風俗兩縣畧同至於古蹟遺
碑率皆漫漶無考四難也萬曆郡志出自鄉先達陳公善一人
之言首尾編摩動經年歲而今之徵求定期告竣一名一物皆
從胷臆所存而出不及博詢兼收五難也邑侯維康趙公毅然
修舉延吾郡博雅士爲之稽考而仁邑之志始備今讀之曲而
有直體辨而無飾說其徵往也嚴其與善也恕其窮物也察其
引古也精是書之行其爲吾邑之光也大矣吾故爲邑諸生而
先世自高曾以來凡有所見聞輒爲紀述藏者甚富吾邑之言

文獻謬以吾家爲徵某不敏得從諸君之後一寓目焉趙公屬
余言置諸末簡余惟古今之著書也不一矣貴與之有通考續
杜氏通典之志也而馬氏又以其書行不盡合於杜也漁仲之
有通志會古今雜言之總也而鄭氏又以其書行不盡同於古
也蓋古今著書有主之者有羽翼之者卽以左氏觀之旣作左
傳以明聖經矣又作國語以傳其不盡議者以兩書之行猶車
之有兩輪驂之有左右也是書已行某將出先世之所聞見者
另爲一書以附焉使覽者參互而考定之則廣搜不厭其繁覈
實必求其當不特制度因革著述詳畧愈引愈明而一邑之人
心風俗因勢利便轉移化導之方亦較若列眉俾後來者知所

五山文布
據是則余續緒之本懷而羽翼是書之微願也其又何難之足
云

顧菴集序

新淦胡若思先生永樂間以文章譽望歷官司成年未至而歸
里從容鄉國二十餘年其文皆原本六藝潤澤風雅折衷百家
而約其指歸於閩洛所著顧菴集久爲文苑推重迨余過臨江
先生後人攜家集來乞序是時四郊多壘治職少暇鹿鹿未遑
今于役粵東還舟再過其後人復申前請蓋余宿諾五六年矣
因念有明成祖時去開創三四十年武功定而文治起烏傷金
華旣往而先生輩以碩儒名德際時乘會昭融昌大之氣與文
章相映發其摘藻揆華高瑋閱壯爛然如日星之經天卓然如
山嶽之奠麗當時文貞之稱先生曰智識宏遠篤於經而不媿

於古文敏則曰學得孟氏之緒而文造司馬昌黎之奧文定則曰儀式後學爲國之賓爲鄉先生蓋三楊皆先生同館而文定則門人也故其言爲知言余過先生之地仰其餘風又得讀其集濡毫染墨以附諸鉅公後豈非生平厚幸哉顧明史之職余適分撰高文兩朝事而兩朝大典實先生手定一時館閣體裁與東里並重以開弘正諸公之極盛又以歸老餘年講明性理絕學以啟康齋敬齋之道統而余徒以紀述贊頌竭千秋仰止之思於此有深愧焉述彭蠡之波瀾者豈能寫其浩瀚狀匡阜之峯勢者豈能繪其烟巒揚扈先哲之文章者又何能推及其淵源而悉著其神理哉勉爲之序亦不敢忘舊諾云爾

韓元少文稟序

文章之足自信者其始也爲之於舉世不爲之時必不避流俗之所怪而其究也雄材絕識英偉蹀躞之氣實足開一世風會之先而舉世之士亦遂靡然從之今世科舉之學日陋相與爲速化者輒曰文貴趨時耳夫時亦何嘗之有絲竹要眇孰若黃鐘大呂之噌吰也菅茅彌望孰若崇岡沓嶂之峻削也庸詎知彼遇而此必不遇耶庸詎知彼遇者之有其時而此遇者之必無其時耶且其人不遇則已遇則必能卓然成大名以傳後世非齷齪然旅進旅退徼倖科目已也余分較北闈得韓子元少卷見其岸然領異蓋沐浴昌黎睂山間而變化於先正之矩矱

把卷歎絕而獨慮驚怖者之以爲河漢也夜光之珠可以按劍
詎無撻三尺以繩卞和之獻者乃榜發而闈文譟都下賞奇之
口異喙同聲而余區區獨契者方竊意元少之不止是也未幾
冠南宮廷對復得第一乃出其平日之文益紙貴海內至是人
乃翕然推爲起衰之昌黎制科之眉山矣夫元少之文其不避
流俗之怪已久蓋其好學深思得力於澹定者深故能置得失
於度外如此非徒以岸然立意爲高也然而特立獨行不爲苟
同之槩已可卽撻觚業卜之國家用經義取士數十年間盛衰
屢矣前此嘗議廢之亦會其衰也乃始復於己酉而大盛於壬
子其間披荆棘闢榛莽摧陷廓清之功不元少屬而誰屬哉

廖氏譜序

龍門廖氏宗譜自宋淳熙中進士廖光乞陸象山先生爲之序
其後開禧元年文文山先生與進士廖壽翁善又弁數語於卷
端而後廖氏一家之乘幾與國史郡縣志爭光而此烈盛矣哉
非兩先生不能爲廖氏增重然非廖氏之世德相仍子孫賢而
家法美彼兩先生何取焉其後歷年逾久宗派滋紛後之人慮
中絕而不傳也於是屢加纂輯上下數百年間綿衍及十三世
族屬數千人其中或仕或隱有行誼可傳於後者無不備書之
卽閩以內孝慈貞烈亦得附載蓋深得古人作譜遺意廖氏世
有聞人後先相望子子孫孫弗替引之雖千萬年其未有艾乎

形山文存
顧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廖子蔚文慨然復有志脩明爰集子姓之能載筆者俾從事其中諮詢採擇惟老成者碩之言是聽且引例千數百言惓惓以序昭穆明人倫爲來者勸仁人孝子之用心若此其至矣余與廖子有一日之長故樂得而揚扆之抑余考是譜中文陸二先生外非廖氏而爲序者若黃霖陳璉李玉諸前哲官階頗顯文義並有可觀而其它著述不見於世世亦鮮有能舉其姓氏者而青雲之附反若藉茲譜以得列名於文陸二先生後然則人之所以能自不朽者豈徒在文章勢位之區區乎哉若廖氏族姓所從出與其支分派別遷徙著籍之源流祖功宗德科名仕宦之焜耀則具詳於譜茲不復贅云

葉氏家譜序

江右風懿俗美爲賢才淵藪余昔進諸子弟而申誥之務先實行後文藝而尤以惇宗睦族爲本蓋風俗烝烝雖值擾攘化離中猶多孝友篤行之士而信州古文獻地也有貴溪葉子璠沂江踰嶺而來出其家乘乞余序其世系自唐迄今代有令德前賢固論之詳矣余惟家之有乘所以明德章善慎終追遠著積累創肇之由俾後之展閱者知大宗小宗繼禰繼別尊尊卑卑秩序不紊庶惻然感懷而親者無失爲親誠仁孝之不容已者也遐稽前葉崔盧右氏代植芝蘭王謝高門芳傳孝友莫不流萬石之休風履仲郢之懿槩和氣所煽鬱爲國華抑何盛也迨

其末習紈綺相矜豪侈是尚門第盛而內行隳以至貽譏士林
溯先疇而增悼歎往往有之豈非邁種者易以見長而席豐履
盛之子難乎爲繼也乎葉子生聞家而歆然常自下行脩庭除
譽溢鄉黨猶記其文勃宰理奧一以先民爲程式故能尊祖敬
宗聯一本之愛顯揚之志念茲在茲將必有以展其生平匪直
門第之光抑亦邦家之慶也余因之有慨矣彼夫惟利是徇罔
恤名義同室之干戈且甚於路人乾餼之微愆彎弓而相軋固
侈然有譜之家也又豈少哉葉氏子其戒之哉

郡伯馬公政成序

天之生材有大小則程能受任天自不能無區別假今天如其
量而施人亦如其量而受乘時以立功名固無足怪乃往往材
之大者天若故爲曲折似齟齬以試其能而若人淡定不驚惟
循其分以赴之而大受之量淵然爲不可及則吾於馬公見五
知方公之舉於鄉也歲在壬子時際承平壯年崛起越一載
三孽變作海內騷動未幾而公之鄉叛帥稱戈公不憚散家財
以建義旗團練勇敢親身督戰却賊全城當事嘉公忠勇卽命
領本州事以捍鄉里夫以公之門第蟬聯世胄高才馳騁何難
一第天若故靳公春榜而卽以孝廉拜官由今以思士子計偕

旅進而捷南宮者何限然簪筆而對大廷較執干戈以衛社稷其難易爲何若耶比移知灤州王公貴人庄屯旗佃列如錯繡昔人所云南陽帝鄉多不可問公獨繩以三尺法有犯令甲者親操赤棒以按之一時聲施赫然震動畿輔尋遷刑部郎公廉正不阿當時在廷諸臣豈無知公者乃署之冷曹而公則夙夜在公聽斷之下類多平反法司有大疑獄輒令引決滿漢大臣霽顏聽受相倚如左右手夫以公之清操勁節何難大展布於世無何而循例序遷一麾出守天之生材果何爲者耶蓋吾杭固浙首郡朱轡畫省位不爲不尊權不爲不重然今古異宜宋制知州事者兼兵馬鈐轄雖有提刑轉運臨於上猶以知州權

重制通判以貳之名曰監州今則藩臬督撫以次統屬氣不得常伸才不能獨擅領郡守者輒以此掣肘惟公則不然澹泊寧靜以倡九牧雖領一郡而十州之訟獄調發必下公按驗以爲進止卽駐防大帥無不傾心欵洽悍卒驕兵聞公名而斂手寮案屬吏聞公名而各以廉隅自飭公雖案牘山積裁決如流尚能以公餘之暇課諸子以制舉業怡然自得初未嘗以位不稱才幾微介乎其意然則天之篤生公者不惟爲吾杭表帥實爲吾浙干城也大受之量正無涯際天之生材豈偶然哉方今期年政成頌聲洋溢杭人士輯其詩歌哀爲卷帙余得按其實而序之如此

馬公

諱

如龍字見五陝西綏德州人歷陞浙江藩

臬二司使官至大中丞

顏母朱太君八袞壽序

嚴霜積雪天之所以栽培松栢也蒙難涉險天之所以玉成聖賢也若夫忠孝節義萃於一門而純禧上壽鍾於闔德斯亦遇之甚奇而實造物有默宰之者矣顏母朱太君跡其所遭履淵集木備嘗荼蓼自人視之鮮不以爲值時之厄處境爲最苦抑知奇節顯於奕禩完福享於今茲後之所欣悉本於前之所悴也乎夫鄒魯之俗慷慨赴義天性固然矧太君歸于聖裔爲顏公伯璟元配其禮教法度尤非他氏可仿當前明末年充郡忽遭兵顏公體肥行不能速步仲弟伯珣掖之走公念與弟同命無益乃自城躍下其弟倉皇顧慟中流矢卒公傷左足極夜始

蘇會太君亦猝遇兵怒罵不受驅迫兵以刃背痛擊至折其臂已而加刃棄諸塚公迹而得之已越四日矣息猶似未絕者爰載之還時公父印紹爲河間刺史力盡城破闔室自焚公聞變跛足走千里負遺骸歸并訪得其幼弟匿民間無恙蓋僕呂某抱出火以身蔽矢而殉之世稱忠孝節義萃於一門豈虛也哉太君被難後舉六子兩官翰林一官吏部今且壽八十矣都人士偕進而稱祝余謂太君之得於天者良厚天自當豐其報於無窮以副栽培玉成之意易不云乎易者使懼危者使平故卦莫安於豫而曰盱豫有悔莫危於震而曰笑言啞啞夫天之欲福是人也必先試之艱難荼苦之境然後舉人世之吉祥善事

畢付於其躬志堅者事成節峻者澤遠險阻之歷什伯於尋常則亦必什伯報之舉世皆以爲當然而非倖也太君方值兵時已憤不顧其生以罹於刃孰知罹於刃而竟得生一息之延駸駸以至今日非有默宰之者烏能若是故其大節炳於耳目載之乘書方且壽千秋壽百世則壽正未可以數數也天旣追其生於萬難可生之時必將篤其祐於百祿是道之日區區歷年之永又豈有靳焉者乎夫干霄之木固多礪砢節義之家定滋餘慶天人相與之際誠操之在我而無不可必者則是徵之太君之壽而益信

田年伯母張太君八袞壽序

嘗讀詩至小雅斯干之篇其爲女子始生之祝曰毋非毋儀維酒食是議而國風述賢士大夫妻采蘋蘋奉宗廟雍容被服爲季女而已頗疑所謂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凡女子一也及再攷之詩亦不盡然卷耳之詩曰陟彼祖矣我馬瘠矣衛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又曰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古者閨門之賢不幸當患難之際爲男子之所難以措拄其家而亢其宗其艱虞况瘁有什伯於安常處順之所爲者然後知斯干所祝不過願其宜家之常而周之盛時士大夫妻亦各際其時之幸故其言云爾田母張太君爲蓼庵先生配先生舉進士令浙之

麗水踰年卒官時母甫抵署諸孤皆幼母遽命斂庫藏圖籍納署中凡征解存積之數手自握算無毫髮紊比攝令至與爲難數遣吏鉤考無所得然猶堅不受代母乃抱牘籍與辯於刺史之庭攝令語塞竟受代母乃得以其喪歸比歸內患交作覬覦侵凌者不可言狀母處之皆有法而其間提攜教誨諸孤不少懈卒皆有成立嗟乎是其艱虞况瘁豈特山祖僕馬之間而羣小顛覆之恐不更有甚於前人所經者哉今長公綸霞開府平江次子雨來早入翰苑母方疊膺 恩綸服命服門戶烜赫回思三十年間如涉怒濤驚颶幸而獲濟一旦脫波浪之險而依廬旅之安舉酬相勞其真可以爲母慶矣乎今春母八十初度

形山文存
卷三
余與綸霞同年友於母分則猶子故不敢爲世俗頌禱之辭而輒推言母所遭之不幸與所以措拄其家而亢其宗者以見母德之賢有非安常處順所可及是亦其子之志也夫

刪厂遺集序

余高祖弘毅先生以女適龍山祝駕部公冢子故兩家世有中
外戚往在京師嘗與駕部五世孫豹臣斗山相晤語次輒道其
從叔瞻淇先生高行且工文章旣閱同年沈耿碧所作傳詳述
其生平事因知祝氏世多賢者不獨在位俱卓卓可紀卽身處
隱約類皆有德有言如瞻淇其尤著者也康熙戊辰巳巳間其
仲子矜刪過余常相對晨夕及余歸里後矜刪南來則又客余
家微觀其用心每以先人潛德未揚爲痛今年將刻其所哀詩
文系以生平所居之號爲刪厂遺集而乞序於余余不禁撫卷
而嘆曰嗟乎歐陽子有言斯文金玉也雖棄擲沈埋見遺於當

時必出而寶之後世其信然哉然吾以爲學士大夫之言易傳而匹夫在下文雖可寶終歸銷蝕自古不乏隱君子其人豈盡文采無可表見往往剝腸嘔心積成卷軸不再傳而書沈字滅等遺編於飄風者不知凡幾也今先生弗獲顯於生前而文章光焰越數十年而聞於身後詎以窮通有殊而聲價亦因之少損矣乎夫儒者有才無命至阨塞磊落以終老鮮不憂形於色先生家雖貧豪飲好客酒酣譚涌料成敗事如指掌所居不蔽風雨彈琴詠歌以自娛黔婁有言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殆其人與觀所作古文辭大都善學左氏間出入於昌黎詩以陶寫天真不假雕飾時露雄奇之氣梅里如王邁人屠閻伯

昭仲李斯年武曾皆稱作者先生傑然自異不爲苟同當其往來賞析文酒譚燕爲諸君子所推重則其詩文真如金玉其不棄擲沈埋而必傳於身後無疑也竊見世家子弟幸席先人遺貲濫刻蕪辭掠取當時聲譽至手澤所在皮閣廢寘有父書而不能讀者多矣卽號稱象賢不過什襲藏弄弗令飽蟬鼠已耳其人旣歿其言終湮良可悼歎况乎韋帶硯田之士縱欲闡揚撰作屈於力所不能又安在必身後之有傳也矜刪苦身焦思纍其脯資之所入頓發幽光且績學有素生平顯揚志願跬步弗忘是豈僅以遺集可傳遽足自慰者耶余於先比部公三弘集踰數載獲成兩書而弘道錄猶未就剗劂夙夜思維常以弗

克負荷爲已任若矜刪所處之時地而竟毅然成之則固余所
心折者也

三望圖序

學士孫岷瞻與其弟中翰孚尹並以詩文馳譽吳興間時人有
二惠競爽之目予交岷瞻厚又爲姻連因得識孚尹玉立亭亭
如圖中所摹寫而且知其居家篤孝行兩昆愉愉相友愛以故
交輝韡棣翕然爲族鄙稱蓋岷瞻早年失恃用詩語呼字識其
依戀北堂之思及後岷瞻謝世孚尹天性絕似不獨思親而哀
慕并悼其兄之不相見撫桐執卷愴焉情深此三望所由繪圖
也嗟乎予嘗讀魏風之三章竊見古孝子將命行役遠隔庭闈
常於弭節停車之所登陟裴回以瞻望其父母與兄之所在且
爲寄想託言咨嗟而遙祝思得歸聚一堂以慰所願其情可謂

至矣夫以父母與兄之尚在身爲子弟弗獲侍晨昏展酬勸已
難禁致望而興思而况其不在乎雖然廢蓼莪者痛鮮民歌杕
杜者懷同父彼皆情極其至故能於悼往追亾之餘畱連瞻慕
而不已若乎尹託志繪圖其與風人之詠歎何以異耶且吾聞
岷瞻諸嗣君皆克世其家乎尹令德率先跡兄子如已子則其
體歡心敦式好雖其父母與兄之不在依然如其在時矣又豈
徒懸情盼望之可云今乎尹當績學盛年行將入鳳池掌絲綸
層縈而上與花萼相輝映當自公多暇時時展玩此圖殆不啻
寘身岷岵高岡之上吾知鉅公名流題毫盈帙必有能道其深
情者故序此以當乘韋之先焉

肯堂記

憶壬子予方客都門于家鄉別購一宅在褚河南故里予未及
見也後數年蔭兒歸婚於此予寄題曰肯堂又十年予南歸始
居之庭除堂室規制頗井井明年乃爲之記其在書曰若考作
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解者曰其父作室營建旣致
法矣尤望其子爲之堂又構架成之此予名堂意也雖然作之
匪難成之維難前人有廬以掃以除饘斯粥斯聚族於斯若是
則可謂能成矣蠱則革之圯則新之或隘或庳擴之崇之若是
益可謂能成矣然未也凡此皆世俗之堂耳予所望於後人之
能成者必也仁義道德以爲棟孝悌以爲柱礎詩書六藝以

爲構櫨枿椽寬大以爲基址脩身齊家以爲塗墍茨良師友以爲般倕斧斤繩墨禮以爲垣墉廉恥以爲藩籬好學問文章以爲丹雘藻繪勤生節儉以爲洒埽作之枚枚延之綿綿肯堂如是庶其藉而亢吾門乎昔徐勉以書勅其子曰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幸藉先代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又柳玘誡子弟曰門第高者可畏不可恃蓋門高則自驕族盛則人嫉實藝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類十手爭指凡此往哲嘉言皆足爲吾堂金鑑予席祖父貽休邀逢祿位荏苒忽已知非德薄能淺尠所樹立方自慚作室未克底法後之人當力勉其難毋媿祖德以副予名堂之意是予之願也夫

重脩武城學宮記

武城瀕衛河之衝邑小而瘠顧風俗樸厚其世家則好學崇禮讓小民則重稼穡力蠶桑雖廣袤僅百餘里而漢唐以來號稱東魯名邑說者謂賢人之所宰聖人之所過化風教固殊云邑舊有學創於宋大觀間訖今廢興屢矣乃者歲久不治桷朽梁摧丹堊漫漶垣墉地侈人士多以爲病余及門趙君來令是邑始至有事於學顧之矍然曰是惟師儒之宮民社之本而弗妥弗虔咎在令長又曰歲方稔正可藉工作以資失業乃慨捐其家千金飭工庀材撤敝易新而殿而廡而櫺星以次畢事凡木石陶甃之費一不煩閭左趨役者官爲給直氓免流冗且與荒

政有禪殿故有孔聖及十哲諸賢像又命工加以繪飾崇嚴煥
麗郁乎改觀予舟經武城趙令出謁屬予記予以爲學校教化
之原故自京師以達郡縣皆有學而今制守令課績必以學宮
廢興爲殿最其所以廣厲人才之意綦重吏治莫先此者况武
城親承弦歌之化邑雖小聖賢之流風遺韻猶有存者哉趙令
此舉誠可謂知務予又慨夫學宮之有肖像歷漢唐宋元千餘
年常遍天下矣而遽廢於明臣張聰臆說心竊非之乃今所過
東魯地率多不廢不獨武城爲然可見守禮之邦不骯骶於流
俗而近聖人之居者至今儼然也趙令名連璧山陰人爲政廉
仁多惠愛尤畱意抹荒郵民以事不繫於學皆不書

遊飛來峯記

飛來峯在武林兩山間最爲奇勝晉浮屠慧理始居此常曰此
靈鷲山小嶺不知何以飛來峯以此得名今春予訪靈隱碩公
坐冷泉亭上望隔澗石壁如張翠屏石上多楓楠楮桂冬青合
圍之樹不藉土壤葱青鬱然有小鳥翠衿而脩尾往來林間如
織徙倚久之顧語客曰茲峯信奇予遊者屢矣每至輒令人忘
返客曰峯之麓巖洞尤奇絕君或未暇至也聞客言予欣然欲
往尋澗行二百餘步過迴龍橋訝然而闢者曰龍泓洞稍南曰
玉乳洞益北而西曰射旭洞予賈勇攝衣入遍探其奇玲瓏竅
窾巖仄相通雲氣晝滃泉竇晴滴玉乳森森下垂秀削青瑩不

可名狀峯之勝蓋於是始窮今夫山之奇者每苦於幽邃險遠
故人跡罕至茲峯當兩山之坦途至之甚易距城闔不十里而
近既近且易宜乎其勝日接於耳目也然且屢至而後窮况乎
闕聖賢之闡闕者哉然則以近且易而反失之者抑又比比也
茲遊予似有所得歸而爲之記

總督李文襄公入名宦祠記

祀典之制所以崇德報功風百官勵後世俾民不忘以敦教化
也然名宦祠所在多有稍有善政可貽亦不敢畧若其艱難事
故之乘倉卒捍禦外戡強逆內撫流遺一方而蔽天下之衝一
身而關億萬生靈之寄非天生命世材包文武者不能則武定
李文襄公是已公起家名進士凡三任吾浙咸有惠愛始司理
金華以稱職第一入爲監察御史獻替舉先大者至劾政府無
少避旋視鹺代巡疏引恤商鋤強糾隱無不悉心釐剔旋奉
命總制兩浙明年耿逆犯順兵連滇粵閩中八郡類被賊脅從
而延建一路與浙接壤民間訛言多惶駭逃匿公從容曉諭俾

無驚擾隨提兵出駐境上扼仙霞要嶺躬擐甲冑爲士卒先由是敵愾之思人人爭奮迨禁旅一至而衆入其阻卒繫兇渠始事之綢繆實公功爲最方公之始至也值承平久州兵戍卒率脆弱慵惰以虛數冒軍給公簡核汰補日習而月按之傳檄羣屬糗糧芻芟矛戟弓矢之用罔敢弗具伍籍罔敢弗練用人各盡其材以故得保固疆圉而吳逆肆其猖獗直抵楚蜀虛聲所動訖於關陝獨東南半壁柱底洪流賊不能離巢窟踰尺寸而公師行有紀桑橘禾稼無踐伐至今廬居隴畝依然如故嬉遊鼓腹烟火萬家頌公之功何莫非食公之德也公有功德於吾土甚鉅未幾而洗兵海甸奏凱明光入樞部歷冢卿晉位鈞軸

膏雨之施方冀與天下均被何意騎箕尾遽返故鄉也耶追維前烈僉謀祠之名宦春秋俎豆羹墻弗諼亦聊以答功德於萬一而揆之 聖朝易名賜贈之曠典亦庶幾與有光矣公豐頤美髯軀幹雄偉博通古今善騎射慷慨任事在師中時得家報輒焚之夜不常寐雙燭熒煌治官文書草軍檄老矣而殊不倦故能成偉伐聲施至今也爰爲記其事而系之以頌曰

艱難之會以開偉人材施於用乃顯經綸三葉并苞一時並起自西徂東綿亘萬里承平旣久忽覩烽烟驚心駭目實苦顛連維彼泰岱日鍾神異樽俎折衝宵旰舒慮干戈旣戢霖雨思均兼資將相孰並其勛稽古方名逮宋韓范允武允文齊驅曷忝

全材歷試美詎勝詳持危定亂尤最吾鄉有堂言言有邁秩秩
功德永昭億年無斃 李公諱之芳號鄴園山東武定人丁亥
進士官至大學士卒諡文襄

募修孤山文昌祠引

吾土之有文昌祠按圖經宋嘉熙間蜀破蜀人牟子才等徙錢
唐素奉其鄉之梓潼神因卜地孤山祠之此肇基之自也又文
獻通考云神姓張名亞子居蜀之梓潼縣七曲山代顯靈蹟唐
元宗西狩封左丞僖宗幸蜀封濟順王至宋元祐二年加封輔
元開化文昌司祿帝君或象列星或因地里名號疊異變化無
方而掌司文章之柄於人間似續尤爲專職西湖山重水複孤
山適處其中形勢瑰麗與蜀山水相肖神所眷顧來託於斯良
非偶矣癸酉夏不戒於火遺像委之草莽中丙子秋有鹽官曹
君名三才者過而恫焉慨然捐貲蓋殿以安神靈而蔽風雨是

科卽獲雋去是神之響應彰彰在人耳目前越今幾十年無有繼起而發此大願力者今試就人而問之無子而願得子且願其子之繁衍聰明能讀書列藝林爲華國之材克家之彥人情無不如是而神之靈爽實能予奪其間則凡懷斯願者咸宜惟神是聽而忍令祠之終燼也耶雖惟德是輔神豈必私然好善樂施敬共明神亦植德之大者間嘗慨夫兩堤三竺間琳宮梵宇葺舊崇新輪奐相望而帝君托始之地曾不得長有一椽亦登枝而捐其本也已苟思吾浙人文之盛之所由而神之大有造於吾土則是神之肇基也非他祠繼起者可等視將相勸而重新之以共振斯文于不墜是亦神之厚望也夫

募修徐正節先生祠墓引

吾杭西湖爲東南勝地理學名賢祠宇星布而忠臣墟墓照耀湖山南北近而可考者有三於宋則岳公忠武徐公忠節於明則于公忠肅其事竝載史書炳於士大夫之口耳然兩少保身歿未幾而褒贈疊至名顯當時聲施後世庸夫孺子咸知之惟徐巨翁應鑣當易代之際止有贈官不遑他議歷元至明始獲建祠賜額之典又其墓僻遠介在錢唐筆架山之方家峪人跡罕至臥石馬於寒烟頽虹梁於蔓草僅有白崔蒼松青磷相弔而已嗚呼當德祐丙子元師已入臨安上則帝與太后諸王下則宰執羣臣空廷北轅無一人有殉國之志者而巨翁不過一

大學諸生其子曰琦曰崧亦僅鄉貢士耳初未嘗通籍金闈有官守言責之比而合志同心相率以死至弱女元娘閣中婉變亦竟慷慨從難畧無瑟縮畏去之態使非平日天經地義之大昭孚於心觀感有素烏能見義不回若是哉太學故岳鄂王第立有祠巨翁聞變卽具酒肴向祠酌酌有天不祚宋社稷爲墟願死報國不同諸生北去之語旋移各堂書籍至經德齋登梯雲樓四周縱火自焚僕見焰起至樓閉不可入穴牖窺之見公父子列坐端儼如塑驚報諸僕共壞壁滅火公不得死與子女怏怏出戶倉卒莫知所往翌日得尸祠前井中皆僵立瞪目如生嗚呼吾觀趙宋南北之季其忍心負國反面事讎者恒在秉

釣擁旄之大臣而疾風勁草感奮特立者則在於士其氣抑何壯哉夫以公之績學醇正秉志堅貞向使居得爲之位乘可爲之時成大業享鴻名豈遂出古良臣下卽不幸而遭百六阨陽九鼎鑊菹醢固甘之其能爲兩少保之爲更可必也兩少保位居將相命由君父公之生死可以自由而竟與文文山少保同荷宋室三百年養士之報此其大節可以映日星撼山嶽而豈同庸夫孺子之見以顯晦爲優絀者耶雖然期於自靖而不顧身後名者公之志也闡幽舉墜以表章前烈者維持名教之責也今兩少保祠墓巍然與兩高峯爭峻而公祠之在墓者久已頽廢不足以肅觀瞻有心者能無恫乎夫古人遇名勝地卽高

隱之士方外之流數百載下猶想像其生平而留其遺跡况公之始焚終溺闔室偕亾百折不變力足砥波靡之人心而風可扶百世之忠義其地甚近其世非遙其跡在將興將湮之會寧可當前而失之哉是則起衰振廢助贊成功俾正節祠墓與岳于二公鼎立爲三誠有望於維持名教者矣

募修河神謝公祠墓引

神姓謝名緒杭產也其墓在錢塘縣北七十里孝女鄉凡五葬三世皆爲神祖淮浙提舉達封廣應侯父進士司徒公仲武伯孟英叔季略當宋世皆顯靈以衛南都福鄉里屢受封勅司徒公生四子紀綱統緒神居季髻鬣時浴于溪見光明大珠方摩掌間輒興雲震電有神龍揚鬣來攫奪神視若蝦蟇終掣得之而出稍長更折節就學建望雲亭于祖塋側讀書其中本理宗謝后從姪不欲由外家進澹於榮祿性剛決遇不平事慷慨持正或怒髮裂眦時值饑饉散錢穀賑人絕無德色咸淳十年秋大霖雨天目山崩知宋祚將亡俯仰時政益深憤鬱迨元師入

臨安挾帝北行宮嬪朝臣無不隨從太皇太后謝氏雖病甚亦不得留神大慟泣賦詩二章遂赴茗水而死死之時水忽涌高丈許狀若龍鬪尸逆流上經旬不仆自是遠近咸駭以爲神其葬處卽金龍山之陽孝女鄉也歿後累著靈異元至正二十六年明將傅友德與元兵大戰于呂梁元兵順流合擊友德勢不支忽黃河水逆流而北兵士偕見金甲神行空橫槊刺元將于馬下夜示夢友德自稱錢塘謝四秀才事聞明太祖親製詞贊號四大王立廟祀其後擁護漕河往來糧艘每憑巫傳語有求輒應輒卒販商舟行南北拔之淤泥壅塞之中脫於風濤覆沒之內惟神是賴合手稱金龍四大王云夫忠義之性雖共秉於

彝常而實由江山磅礴之氣之所鍾毓故其不磨之志融結爲神通風雨靜波濤首四瀆而清寧拯兆庶於魚鱉國計民生利庇匪淺固宜到處烝嘗以合禦災澤物崇德報功之祀典今淮陰宿遷直沽之間南北數千里沿河郡邑無不棖桷輝煌沉圭投璧惟是錢塘墓地僻處安溪久而蕪沒又舊有祠宇亦經圯廢遺像剝落非所以妥忠魂答神貺也且常人貴耳賤目多驚遠而忽於所近以神之聲靈赫濯昭垂天壤聞其名稱莫不肅然竦志至問其篤生之地爲某邑某里也歸神之所爲某山某水也棲魄之墟爲某丘某鄉也不惟他邦之人邈焉不知其處卽生於斯長於斯歷歲止四百年去城僅數十里而荒烟蔓草

無從辨識雖或經其山阿過其隴墓亦誰復尋斷碣而稽名撫遺阡而致敬俾天下後世知吾鄉忠節自褚僕射許睢陽而下又有先後同揆如神之間世而卓出者乎報賽隆於域外之祠而悽愴隱乎桑梓之地本末倒置當必不然雖威福所及無往不周而神所憑依諒於故鄉爲尤切惟願我都人士毋忘是心共襄厥舉誠使廟貌巍巍佳城鬱鬱而神棲永奠靈旗縹緲下上于明湖茗水之區其爲福我鄉里可勝道哉惜宋史與郡縣志皆不傳故特詳著其生平曉然知神之爲杭產益以俟後之知人論世者焉

捐脩學宮啟

竊惟膠鬲乃教化之原棟宇煥千秋俎豆省會尤風聲所樹筦絃開列郡菁莪况仁庠分牛斗之輝靈鍾天目故地氣萃東南之美秀發人文藐爾寒門胥沾教澤溯高會而及孫子繫籍宮墻者已閱八傳由嘉隆以迄

本朝綿延科日者亦餘百禩念功名之攸自實發軔於此中慨邇年風雨交侵抑前此綢繆未迨先大夫曾捐貲首倡而寸椽片甃終艱巧婦之炊鄒廣文亦協志共新而力短心長遂等道謀之築迄於今日益甚摧頽殿宇巍峩不閉宮簷烏雀廊廡傾圮誰刪敗壁蒿萊明倫堂廢址僅存烟寒蔓草啟聖祠几筵雖

設戶網蟲絲以至鄉賢之木主苔侵名宦之空垣草鞠顧瞻愴
爾趨拜怒如治某籍本諸生義敢忘乎飲水孝思繼志戒尤切
於登枝敬捐囊橐千金重煥聖墻數仞伏祈檄下所司共襄茲
舉庀材期於不日鳩工委以專員俾杞梓梗楠之良委輸而集
且丹雘墜塗之麗踵事而增庶幾煥棖栴以干霄快觀羣飛鳥
革自此馨茆芹於在泮爭看鳳起蛟騰則美哉奐美哉輪先志
克成於今日日選士日造士文風丕振於他年伏冀鴻鈞俯垂
清鑒

請建朱勤愍公祠堂啟

蓋聞恩留棠舍三代有直道之行祭列瞽宗五祀首報功之典
伏見故浙江巡撫朱勤愍公者天挺全材人鍾間氣出袁楊之
世闕起王謝之名家籍本青州汗馬著從龍之績功高赤縣飛
熊彰變豹之威旣玉質而金相風華迴出亦才雄而識遠器度
騰騫其靖共於內也朱帷霧撤則雲擁坊衢青闥霜凝則風生
臺閣明五刑而弼五教文武兼資貞百度而肅百寮經綸獨懋
其旬宣於外也建牙劇境開府名區貔貅震其聲靈鴻雁待夫
安集宣猷赤甸報最丹闈鮮于子駿實維一路福星司馬溫公
真是萬家生佛公蒞兩浙之日適當多壘之秋瀚海波揚潢池

兵弄樓船蟻聚帆連甌浦之雲甲冑蟲飛烟漲泉山之樹憂南
風之不競慮西隣之責言襟越帶吳方滋延蔓定謀授算獨藉
麾旄小警出於不虞膚功成於有備奮風雷以驅魑魅挽天河
而洗甲兵能以止殺爲仁亦且化勦爲撫潁川鉤距識廣漢之
神明鄭澤萑苻賴國僑而求靖遂使萬村鷄犬抱月長眠千里
檣帆乘風無恙黠者聞仁言而革面驚者懾武畧以歸誠檄出
劉公闡誦一書之力軍臨范老邊歌萬甲之雄從茲橐有韜戈
自此山無伏莽民甦困弊如衽席之相安兵絕驛騷賴芟芻之
立辦歲增戶口惟招集夫流亡土闢桑麻尤綢繆乎牖戶通商
恤旅平賈安其市廛勸學崇儒育材比於鄒魯絕請托乎豪右

却金嚴暮夜之知陳疾苦於朝端繪圖免一路之哭庭無留牘
倉有餘儲最優幹濟之材劉穆之五官並用數其恩膏之厚魯
中牟三異尤多大法小廉已往旣深夫夏庇風移俗易今茲猶
沐其餘波何君公無赫赫之名期於政平賦簡廉叔度非子子
之義久而吏畏民懷抑有甚焉尤其難者稜稜正色諤諤昌言
不辭鞅掌恥沽強直之名祇願和衷豈設籬籬之見而一斥不
復羣飛刺天憂國忘家見危授命此請封議謚盈廷之所以拳
拳而廕子褒忠 當宁亦於焉疊疊也 某 幸生斯土旣食德於
當年遺愛在人尚永思乎身後非其豐功厚澤久入人心奚以
戶歎衢歌不忘寤寐新野生祠之廟久屬于公峴山墮淚之碑

長懷叔子至今爲烈於古有光公本聰明正直而爲神原非阿
好民皆黍稷馨香以致祭總屬酬勳凡此敷歷大端洵有功於
民社若其始終全節更壯氣於山河祀祠允有同心俎豆實爲
增色湖開一鏡恍披心腑之清峰對雙高如仰聲名之峻並關
公之廟貌保障同功接陸相之佳城肫誠克類卜茲傑地聿稱
宏規用彰勳業之光冀遂輿人之願度基伊始審曲面勢不煩
道築之諮謀計日可成鳩工庀材惟俟郇雲之昭示庶愾聞優
見時存衣冠劔佩之思立懦廉頑卽在悽愴煮蒿之際願觀鳳
諾快觀翬飛 朱公諱昌祚號雲門山東高唐州人官至直省
總督追諡勤愍

請督院王公入名宦啟

切惟爲國策勳大臣千古之烈知恩懷德斯民三代之公蓋氣
固鍾異於兩間聿作巖邦之翰而澤實被深乎萬姓爰傷峴首
之碑敷二省之恩膏動百城於尸祝事由論定情匪阿私伏見
前陞任浙閩總督王公者山左聞家清時碩彥巍科蚤掇文譽
蔚起於金閨重任累膺勳名普昭乎禹甸始翔內省荐歷外臺
簡於楓陛之知超遷不次咨乎岳牧之重車服以庸自川右以
及江西褰襜帷而樹旌節漢尚書郎之選珠躔上應乎列星唐
節度使之權寶餉交飛乎六路仁周到處世所共知越在他疆
美難備紀至康熙二十七年奉 詔總制浙江福建其時正值

鑿輿南幸我公在浙日多闔省士民沾溉尤渥憶公蒞任之初
卽下更新之檄擁元戎之小隊戾止高牙布方國之細書屹然
一面清源端本濯秋月於冰壺燭隱察微燃天犀於水渚霜飛
白簡方寒貪墨之心施展紅油蚤慰雲霓之望彈壓通都大邑
孰奸宄得容其間誠和百姓三軍儼父師之臨其上安斯民於
衽席禁戢營兵咏多士於菁莪興崇學校杜餽遺革耗羨務使
承流宣化羣工盡凜屏翰之司理冤滯恤青災旋與飭法明刑
庶獄並遵紀綱之肅昇十連之寄草木知其威名疇八使之庸
金湯壯其形勢巡行郡邑奚啻登車攬轡之高風保障江城克
建內安外謐之偉畧至於祛除狐鼠城社爲之清寧鉏擊豪強

武斷聞而斂跡若飭禁漕白陋規南糧解費而猾吏屏息窮簷
無不蒙恩疏別驛站侵擾關津橫征而行旅望風載途咸爲額
手以及清查積荒包賠招徠沿海開墾甚且優卹靡依犖獨收
養棄路嬰孩肉白骨而起溝中整頽風而登樂國筦東南半天
下之門戶氣色增新統浙閩二十郡之軍民瘡痍頓起九霄觀
象福星卿月之交輝十道披圖江表海壖之並照序諸侯之士
道足以鎮服百寮殿天子之邦德足以懷徠兆庶散爲霖雨固
無非被澤之天貯作烟雲要尚有不知之潤及民德厚更僕焉
窮在任年餘靡善不舉真匹畢郢於往葉爲昭代之名世第一
擅文武之兼才推當時之功業無雙者也公歸袞之日攀轅之

焚祝萬家騎尾之年墮泪之悲傷徧戶劉尹秣陵之柳尚有清
風君謨閩部之松空留遺蔭人荷二天之福和符三月之春由
化浹而惠難忘故地遐而思益切某等念保釐之懋績溯蔽芾
之遺篇每有音容優愾之忱常懷俎豆春秋之志勢難自鬱未
欽李靖以無先朝有僉言共推羊祜之可愛敢援前例俾列名
宦之祠庶得近瞻時寄高山之仰伏乞俯察輿情幸邀允示不
特宮墻生色抑亦蘋藻增光 王公諱隲號人岳山東萊州人
乙未進士官至戶部尚書

江西四孝子傳

曩時宦遊江右會亂民間子女被獲者纍纍饒州建昌尤甚
予首倡捐贖同官多有應者所全聚頗夥後予歸京師難民
踵門求贖歲率數十人終不忍拒也且不復省其姓名獨朱
壽命以下四人孝行卓卓心竊異之爲作四孝子傳

朱壽命餘干之團湖村人遭亂與母李相失壽命日夜涕泣一
旦聞母尚在乃與其戚族訣曰此行苟不見母不望生還矣負
黃袱草履足蹙赤露匍匐抵京師行乞街市市人或與餅餌則
自食或與銀錢則紉衣縫中竟日忍餓不敢費一錢爲贖母計
也久之得母所在其人邀重購故難之壽命日跪其門膝盡腫

遇母生日持肉麵一盂跪進母伺母食然後起予聞之矍然曰
孝子也亟捐金贖之既出無所之因畱予寓母性卞急小不愜
則詬怒相加壽命委曲事之益謹後數月乃資其道里費令奉
母歸蓋康熙癸亥九月也明年有涂勝丁鰲生及丁開事
涂勝建昌南城人母曾被鹵時勝年七歲卽朝夕哀泣求母所
在出門惘然如慕如癡聞人呼母輒號慟不能止入鄉塾讀孝
經日淚濕衣袖及長發憤尋母親黨或尼之謂更歷數年存亡
未諗恐徒往返無益勝掉頭不顧子身走京師沿途丐食忍饑
寒蒙雨露知者悉爲感動逾年果見母適余朝退回聞路左哭
聲甚哀詢之則勝也代贖令完聚時勝年僅十九

丁鰲生亦幼失母時捫及母所擊傷瘡痕卽慟哭不已年二十
尋母來京則母已配人生子十歲矣堅不聽贖鰲生立其門外
號哭累旬日逐之不去俟其主怒已復哀懇如故余亦以旣經
有子或難割愛鰲生日母之育子冀疾痛患難有人扶持也今
若棄去天各一方生不能養至死不相聞知何以戴天履地譬
彼無心無根之樹縱不卽死亦無生趣其能獨久耶余感其言
且母應歸前子爲宛轉勸諭其主厚其贖直歸之

丁開孝子也父嘗病亟開日夜起禱星斗祈以身代感神人遺
之藥丸而瘳又數載父歿廬墓終其喪里耆以孝行聞縣縣爲
上於臺予常檄縣旌其門妻某氏從孝子之化事姑尤謹凡有

搯作事一切不以遺姑姑極滋味而開夫婦藜藿不厭甚得姑歡心會亂鹵於兵姑痛其罹難且以待奉無人念之終日飲泣漸成哽症開重傷母意來京師謀歸其妻然貧實不持一錢予捐金贖之以成其孝云鰲生開皆南城人論曰讀史見母子相失其子矢心尋母備嘗艱苦者代有之每覽其事輒竦然改容以爲古人不易及今觀此四子事詎多讓焉嗟乎自三逆煽亂甲寅乙卯間流離播越民骨月不相保如四孝子之遭而齋志抱恨以終者不少也其又可哀也哉

孫烈女傳

烈女姓孫氏小字秀姑父母早終歸其夫家楊楊居錢塘之江滸以負販業常與其舅之他郡逐市利女弟與姑俱年十五未成昏鄰有閩姓奴竊艷之先使其親暱多方誘致女漠然不應會女浴從闕下伸手搯其體女立嚙奴手輒脫去未幾伺姑偶出直闖戶奉以漿飲女傾盃擲面流血且泣且詈奴素橫旣屢被折辱恚甚嚇言夜將穿壁來不從便當搯殺女懼旣不測乃取鍼線密紉其衣帶自袒服及膝纏表裏連綴不可解紉已徐炊茶進其姑飲而自飲鹵臥床死夜半奴果穴隙至聞變却走姑驚啼已氣絕多時矣里父老鳴諸官具殯斂卒事大中丞張

公聞女死甚烈歿不宜薄勅具槨加於柩上備禮更歿時當盛暑而玉貌如生清涼滿室公聞益驚歎遣有司致祭立鞠姦奴及其黨撻於市擬寘重典上其事於朝得如例建坊旌節焉予覽傳記所載女有士行者不乏其人然多出名門仕族素有禮教霑濡者若夫委巷編戶之女子身未習姆訓目未覩史書獨出污泥之中皜然不滓雖撼之逾於疾霆矢之則如皦日尤自古所不多見矧烈女年未及笄依托圭竇之中形影孤另儻焉不能自持今且嶄嶄守志行義不肯玷辱以底於死而靡他此更可歎異也先是明崇禎己卯年有劉烈婦者亦爲狂且所侮卒以身殉然時值易代未遑表章僅傳之遺獻之口歷今甲子

恰週一星而完貞之地又卽今烈女所居先後適合天下事固有不相師而甚相同若有造物鬼神爲之幹運豈湯湯江水濼清峻激之氣之所鍾毓耶抑亦空谷之蘭馨聞未達堅凝之性亘古不磨故復再見於人世也耶今中丞公已迹其軼事謀築楹而合祀之爲雙烈祠甚盛舉也嗟乎勢孤易於受抑門寒孰爲闡揚使不遇在位君子扶義亢慨以風厲末俗爲已任則雖有激烈之行竟聽其推辱以死而百世之下至於湮沒無傳者可勝道哉中丞公極意嘉獎蒐及合德之侶俾荒江寂寞之濱發其幽光異時貞魂往來翠旗金支與胥濤澎湃之聲相上下則烈女藉此以不泯亦將藉此以不孤矣予嘗廁珥筆之後因

仿劉中壘序傳以俟太史氏之采而陳焉

遺硯銘

有序

先高祖弘毅先生戍漳南時手著三弘錄一曰弘簡二曰弘道
三曰弘藝老年書成流布未廣曾置良田百畝取息摩印以傳
永久不幸版燬於火書不復行雖子孫衆多清白相繼無力謀
梓康熙乙丑予假歸亟欲新之顧篇帙浩繁頗多缺失徧從宗
族搜訪斷簡殘編一時彙集方謀鏤板忽得遺硯一方於族人
所蓋先生用此著三弘錄者嗚呼歷世六七傳甲子再週屢經
播遷移徙其他遺簪舊笏或亡失不存獨此硯巋然完好竊嘆
烈祖精神眷注於此驚喜拜觀上有鐫識爲元時僧所藏端溪
舊坑其爲宋硯無疑獨是故家大族類多珍藏聚金石彝器於

一室辨歎考圖質之賞鑒家以娛耳目誇賓客冀垂久遠不過一玩好之微雖秦碑漢鼎亦復何與人事孰若此硯羹墻寤寐手澤如新若有神靈呵護用能昭示子孫此真吾家重寶也敬再拜而爲之銘曰

六百萬言出此墨池朝磨夕礪泚筆於茲莫云歲久陟降在斯上勒細書老僧滄海天目東山禪院鈔買至元元年十月乙亥粵歸我祖著書滿車三十七載濱海而居譬若友朋晨夕相於厥名汲綆後人搜討教孝作忠貽謀起草世子孫永以爲寶

五簋銘

有序

酒以合歡禮也今人延客飲調吉書刺稱名肅拜屆期復以刺速客其未至則又使人邀於塗旣至揖讓升階已而就席序長幼別尊卑謙謹備至莊莊乎君子也世俗相沿酒數巡主人出席授色益於席尊名曰令官復手一卮於末席必擇少年英銳馳騁好事者授之酒名曰底官底令交誼遂至長幼失序尊卑不辨近世文人才士遠慕稽阮任誕轟飲以爲作達而縉紳先生復相效尤意若不如是不足以入俗不知飲興益豪勢必卜夜喧聲雜糅沈湎無度甚至遺冠墮舄踉蹌而去賓主交失是以敬始而以褻終也吾鄉風俗素樸質不尚口腹今則廣搜芻

參非山珍海錯不以供客昔司馬文正公在洛下與諸故交時
遊集相約果實食品皆不得過五謂之真率會作詩云隨家所
有自可樂爲具更微誰笑貧不待珍羞方下箸每逢佳景便娛
賓蘇文忠公在黃州友朋往還者至多貧不能時具五簋復減
而爲三自言有三養曰安分以養福寬胃以養氣省費以養財
至葉石林則兼取二者而參行之嘗戲語客曰古者待賓客之
禮有燕有享而享其儉者也今邂逅而集者用子瞻三簋以當
享非時而特會者用溫公五簋以當燕前哲清風真可爲法况
肴多酒過易及於亂觀高允酒訓劉乙百悔經亦可得其大概
矣吾輩家用貧約必待經營治具反致會聚艱難若雖用五簋

而必博採珍奇以精腆相勝其費反浮今斟酌前規簋不過五
止用常羞不貴異物至於召客特會午而入屆酉而退賓主雍
容始終成禮不亦可乎因銘其畧於簋以廣諸同志銘曰

昔人造酒以頤老壽天之美祿脯羞作侑祀先享賓禮敬爲右
迨及後葉酣身濡首狂藥禍泉是戒是醜珍味誇奇羅列逞富
維肴孔多嘉賓輻輳立監佐史酒吏雜糅角拇藏鬪觴政弗宥
車轄投井車輪括脰膽張氣麤神亂辭謬倒着接離如泥顛仆
酣法若茲風味何有君子言言溫克自守志在合歡不在釘餽
洛中五簋坡公三豆安分寬胃省費可久物取常饌毋過腆厚
咄嗟易辦寧愁邂逅歲時伏臘親黨朋舊會聚得常情密意阜

不致濶疎乾餽爲咎視彼浮費徒供醉嘔敢綴蕪言用銘瓦缶
廣告同人幸勿我疚

京都放生池文

崇文門南三里而近有放生池創於順治初年顏曰小雲棲蓋
緣蓮大師以淨土一門廣攝衆根又欲以悲憫之智種功德因
使蠕動濡澱翔泳化澤爲當世祝釐介福法幢勝緣方便善誘
固彼岸之津梁也但都城地勢高塏宣洩滲漉一瀉輒盡未易
涵蓄於是池日就涸先是每月上茲都城內外三事僚尹釀金
爲會策騎聯轡雲集全至鱗介之屬希幸恩澤永脫砧俎日以
萬計洎泉旣枯啣生無託士大夫善信惻隱之衷盈溢蘊宿無
繇得遂對育往往寄之歎息響山上人來主是院余暇日過之
相攜池上惋悵移時因爲指示池雖燥涸其東南盡處有泉感

沸沮泐湧沫吐液未嘗竟息但稍去浮淤尋丈見水可使不竭
誠得倡議修舉則故址可復蓋天下事慮始實難今踵事增勝
費約而功侈寧無踴躍從事者屬予具爲宣揚以勸檀施夫涓
勺所湊一派以波銖兩分數唯力是視震雷發聲龍蛇啟蟄穀
生漪疊汪茫彙涵校人將命圉圉洋洋咸若之化在太和宇宙
此其愉快豈可勝道且數年以來邊陲告警蒼生赤子蹂躪幾
數千里今幸得就衽席普天率土同戴堯仁輦轂之側湛恩汪
濊淪浹庶物積有年歲矣有其繼之乃可以久不及今是圖吾
恐其行就湮沒也樂善不倦諒有同心固不俟余之諄復矣

沈氏放生池文

善乎釋氏之言曰欲求長生先須放生又曰放生功德惟水族
爲不可量夫豈漫爲勸世者乎憶順治丁酉余與沈君婁瞻南
北同雋家居時往還過從見其亭臺紆迴茂林修竹悠然爲城
北勝地中有一池方廣數畝池內潛者躍者鼓鬣而噴沫者鱗
鱗鯉鯉游泳自如吾儒所謂活潑潑地恍焉在目婁瞻指謂余
曰此吾家放生所仲父澤民先生實主之者也余顧而樂之後
先生卽世家漸落其池遂質之他姓一旦設網罟掩菁藻惠莊
濠梁之風邈乎不可問矣康熙戊寅其季子八公慨然傷之謂
先人好生之仁之忽焉泯也迺醵金取質聚魚族而放之如故

形山文存
余聞之大有感矣今人徒恣口腹不惜物命視刀砧爲故常以
割炙爲快意馴至隳厥堂基以供饜飫愚夫監子迷而不醒固
不足怪而世家子弟或舉先人詩書禮器慘澹經營之手澤漠
不關意而輕於一擲者豈少也耶今以區區一池而能不忘先
志竭蹶而修復之八公可謂繼述之一端矣况乎其艱且鉅者
哉先是澤民先生令虔多異政晚年告歸推其仁民之心以及
愛物故壽登大耋子孫振繩接跡而張其緒然則釋氏功德之
說亦豈誣哉夫善貴同人功無獨就爰書此以爲好生者勸

重脩杭紹義莊文

京師仕宦之地郡國總集而吾杭及紹興尤多葢輦轂所在鱗
萃羽集勢固宜爾而府寺部院從事率越人當明之季吾杭幾
與參互縉紳以外居奇服賈之流擁資國門相繼益衆然來止
旣繁不無他慮長巷之內旣構會館一區爲旅游棲息同人宴
集之所又有杭紹義莊以棲客匱之未歸者春秋延高行比丘
禮懺其中施談口道場一會以度福幽冥資梁津渡當時創舉
之始苦心善果同志欣附堂寢斯具旁舍稍拓居然寶坊矣今
天下昇平道路坦易輪蹄柅榜輻接棹戛燕南越北相去三千
餘里往反如庭戶間事義莊之設若非所急以故羣情懈弛守

耶失職致瓴甑毀刈櫨我敗折其旁舍或不可問矣余自歸里
數年昨來覩之不勝慨歎因念吾輩雖服官無暇然同郡之事
不應膜視今義莊雖荒軒楹繚垣儼然無恙及今葺復較不甚
難更歷數年當漸復圯廢用是布告同人早爲脩復昔誌公語
蕭梁以爲創建梵刹實無功德蓋謂蓋大屋養閑漢者耳然今
人尚相率爲之若乃念遠游之滯魄懷粉榆之同蔭藉力瑜珈
陰資冥福本儒者親親況愛之義二分之期春舒秋慘感動於
中事起於外此仁人君子所共心惻者其又可或緩乎近余方
倡募修放生池何可以再煩同志蓋放生池以及萬物義莊以
親其所親視爲尤急故不憚爲維桑之勸云

祭叔文

語曰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蓋悲夫定省之日疎而王
事之靡盬况筮仕垂十年隔燕越以千里瞻白雲而無託賦陟
屺其誰侶驟淪思於大故痛鮮民之何怙天謂高而空覆歲往
者其孰與此知與不知者所共悲况昆季之同氣乍聞計其若
驚橫愴况其莫禦繫我叔之名德夙有聞於令時高彥方之識
度抗魯連之丰期却繡黼而不御指青山以自怡淮南之樹叢
桂沅湘之草江蘿寄所思於天末抱雅志其不移考淵源於濂
洛纘絕學於書詩若乃家世誦讀之澤民物胞與之思蓋以託
之象賢之嗣曰女當効績於驅馳故農部之克家鬱有爲而有

望早策名而隸春官遂簪筆以傍武帳賦則雕龍繡虎之詞書
則鳳翥鸞翔之狀本澄清之素志願請纓以孤往千仞蠶叢之
山七盤連雲之嶂陪軍令以從容誓橫戈而掃蕩草檄磨盾抽
矢釋鞬行勒銘於懸崖已蜚聲乎廟廊爰晉秩於畫省載敷歷
夫曹郎六官分計相之司三臺典度支之章管氏之筴愈密計
然之術彌長使我叔方快世德之益大而天下共瞻斯世之禎
祥且以我叔爲威鳳爲逸麟而豈意其忽驟鸞服駟而翱翔叔
其歸真於道山耶抑踐紫府躋碧落而飄然上帝之傍我叔固
乘運而適來亦處順而適去其生也委蛇大耋爲昌時之耆英
其逝也燕處觀化騁方壺之長馭備榮寵於盛時流芳名於勿
替寧復有遺憾夫人間而獨無解乎余之悲涕追世系之本原
實根株之一緒仰高山之景行樂群從之昆弟式儀型其未遙
悼仙遊之胡遽嗚呼山川地迴關河路悠音塵頓隔語笑空留
九京不作夜臺長幽服官有列執紼無繇嘉肴旨酒吟些哀謳
靈無不之庶其來遊徘徊羽旗參差玉輶渺極望乎何處目斷
飛雁兮焉求靈之來兮如雲羗何疑於阻修

祭孫吧瞻學士文

嗚呼公之起家也大魁三象公之立朝也曳履開牙館閣之
群英未散而班已躋夫講讀河隄之聚訟方息而秩已復夫鸞
坡蓋二十年從容侍從膺泰交於獨摯而一旦之收鉞箕尾遽
徂謝於微疴此巖廟僚采莫不悼云亡於模楷而葭莩戚屬又
寧不慟半瘁於絲蘿說者謂公之抱負者展舒未逮其不朽者
著述無聞卽出入敷施者亦止是豹班鴻跡以是爲公之惋惜
而不知其登庸參贊夙夜賡颺所欽承於密勿而默鑒夫

宸衷者固皆際會之所不自言而疎遠之所不能測若其落筆
占鰲宣綸吐鳳麗黼黻而燦星霞與其陶甄品類弘獎人倫及

門墻而交履舄莫不播若錦雲仰猶皎日至夫節旄一出乘四載以忘勞畚插始行董群工而底績射陽中澤邑返流亡鹽瀆汪洋畝收鍾石雖功纔一試而券若左符故公已言歸而民謳無輟且也抒忠靖獻私室不忘明發瞻依一瞑莫釋遺表則天日廻哀家書則風泉淒咽人文忠孝固已共信夫寰區而建樹經綸亦足永垂於細帙矧夫祿位年壽者浮華之過眼文章名節者河漢之經天是天所嗇於公者年甫艾而告終遇雖隆而未究而所厚於公者忠已孚乎紫極名早著於青編某之奉教於公也引維桑而歎洽撫喬柏以周旋相與風雨晦明契濶談讌未嘗不擊節於勳業之未建與傲屣乎泡影之徂遷當其河

干跋涉某方奔赴國恤而班荆道左惟以事宜掣肘艱大難酬爲深憇及夫黃扉載踐某亦廁補舊班而追陪晨夕又以積勞遭患殊恩未報爲泫然嗚呼公之肝腸政績已昭然表暴夫中外而帝知盡瘁親樂舍飴俯仰幽明可以慊然而無憾獨某將車失輔顧影增憐旣自慚涓埃之靡補又重悼矜式之無緣平生小草萬事流烟陳芻醢酒所極哀而深恫者固非僅以親串之休戚爲兒女子而纏綿唯痛傷於谷風之棄予而莫返乎重泉

祭顧且庵侍御文

嗚呼乾坤納納江海滔滔喬木傾頽嗟摧亡於梁棟典型凋喪
悲遺愍於老成固已泪添西子之波愁感南屏之黛矣原夫江
東右族有夏遺支明德世傳不僅彥先之望聞人代出還多元
歎之遺迨遷喬於武林實擅聲乎洪閥以故金蘭締好咸爲屈
宋之英松柏聯盟盡屬崔盧之選產五文於丹穴策千里於渥
洼惟公幼而岐嶷長而英敏藝林學圃竅玅掇奇葩理窟詞源深
探奧秘操觚就試每競寫夫新篇酌酒細論常獨雄夫廣坐然
而茂才方選適值滄桑遂乃霧隱自韜已甘巖穴見泰交之啓
運更雲躍以飛騰三葉穿楊聯鑣落鵲言語聿施爲政事絃歌

先試夫循良才比士元寧久棲於枳棘策同賈誼遂敷奏以治
安首寬三居五宅之刑次覈府海官山之弊凡諸綱紀悉見清
澆旣繡斧以巡行爰省方而察吏禦災恤患沾漑於深箐廣澤
之間戢亂勝殘消弭於刀耕火種之際修水利則統計數郡所
宜而熟循其上流下流之故定徭役則合籌通省之便而酌中
於爲民爲兵之安咸務舉其大端不要求乎虛譽凡此致君之
正悉由行已之恭孝自性成歌白華之粲粲友因心篤咏棣萼
以怡怡以至敦宗睦族鄉閭多指困之風卹寡賙孤戚黨感焚
車之化起九原而無愧何殊昔日彈冠掖後進以成材不減當
年夾袋德備全乎百行望尤繫夫群倫棋季詩昆長陪游於泉

石花晨月夕樂勝賞於春秋謂宜杖履無愆絲竹隱蒼生之願
琴尊未墜星凰分同井之光恒仰止夫高山時親炙於有道何
期金波遽掩玉葉終移紅魄西沈嘆羲輪之不返桂華宵落傷
兔影之難圓通國銜哀周親黯色某居聯里開契結絲蘿驥子
膝前夙羨魏家之宅相桐孫堦下曾貽溫氏之鏡臺矧並捧乎
徵書更難忘夫色笑聊抒蕪誅用瀝微衷枉枚餽餽謹肆筵而
拜奠雲車風馬庶控馭以來臨

祭徐健庵司寇文

柱石奚存典型忽墮霍書南下不廻華表之魂鳥使北馳獨滯
漆燈之焰何不須臾少待聿觀蘊蓄全彰冀再生而不能痛九
原之不作泪縻如綆腕搯難禁惟君弱歲淹通乘時振拔叙其
門閥則高曾颺舉以蟬聯棠棣臚傳而鼎立論其器宇則叔度
千頃之長波林宗人倫之朗鑒其著爲文章也始自詞壇登乎
翰苑以至外達雞林而宸衷簡在特賞於千英萬傑之中名
遠流而不敝其發爲勲業也起於著作垂爲典章抑且下究犴
狴而聖世明揚非比於拔十得五之數賢代嬪以靡窮凡此
朝野所咸知詎能更僕而悉計席榮履膺實兼蘇軾三不幸之

奇才備寵深况同嵇康七不堪之癖蓋君子偏多蒙難亦天試
其艱貞而造物非必惡盈總福留於末後誠能獲上卽當悔吝
而 聖明諒其無他心不忤人縱履顛危而身名已無所損陽
城臨沒還來馳名之音蕭瑀家居仍復尚書之號故泉臺之章
服不替生前而槃澗之蒲輪猶追舊德事存表白匪關湔過之
文世際明良自致賜環之慶視彼行吟澤畔懷渫井以空悲寓
意篇中著洪範而莫用天淵相去遭遇豈同是論定於蓋棺大
公難泯而名施於書策清議獨傳洵其有知夫復奚憾第某長
安接席契與最深弱冠申盟締交無間同墳篋之偕合真疾患
之相扶憶昔伏枕旅中呻吟輾轉惟君關情格外夙夜殷拳往

事雖遙溯懷猶昨而乃蒼涼秋水徒寤想於加餐明滅朝烟竟
杳聞於屬纊夏間執手猶要北道之期露下侵膚遽慟西州之
路斯時感念真成生死之分異日相思永有幽明之隔虛三台
之正席霖雨未周開五色之 溫綸恩榮空被總成陳迹能不
愴神是用進爵三行望幃九頓鳳毛璀璨尚光未竟之堂基蘭
畹紛披庶慰餘麻於窀穸

祭裘敬亭侍御文

君宜大壽而遽云亡耶自客歲辭余北行而將毋不遑也遙計奉板輿旋舊邦聚首晤言之有日不意遂成永訣地迴天長掩霍關於幽薊駕雲輶於廣陽乘風馭氣鳳矯龍翔痛此幽明竟隔形影茫茫然而德行文學之選其顯著於吾黨者猶如在之洋洋流連乎余心而不去可悉數之而弗忘溯君氏族代著吾杭當趙宋之中葉有十九世同居一堂義聲遐播樹棹楫於康莊歷傳而至太翁樂善好施尤多隱德之敦厖以是積善蓄慶長發其祥篤生令器如圭如璋方勝衣之弱歲儼頭角之非常窮經博史探奇索隱既旁覽以無方而心堅志苦揣摩簡練掇

玉粒而汰秕糠丁酉之秋誤副車之一擊貢上國而觀光教習
胄子以勞勩應授百里之封疆君不甘小就經營慘澹益奮力
於篝火寒蠶壬子之役果以戴記冠賢書之輩行厥後臚傳名
字始預清選入鳳池而徜徉奉使大比采唐風之儉勤羅國士
於參苓之囊迨其臨軒特簡乘驄馬而立高岡則侃侃直言
數陳經世之嘉猷以整紀綱且不避懟怨糾舉大吏凜白簡於
嚴霜青蒲伏奏其洪鐘之巨響每徹聽於陛廊當宁嘉其忠
直因遣視兩淮釐政以實驗其氣節之昂藏爾乃興利剔弊惠
浹三江至今第一清之坊表猶通衢高揭而標揚其見諸廷獻
則如彼而躬修世德行於鄉國者又令人喟然愛慕而迴腸白

華展孝棠棣舒芳切恩勤而篤友愛真軼漢家之萬石邁弘農
之三楊贈縞投紵結斷金於傾蓋一然諾而白首相將余也辱
一日之知兼聯姻婭諳素行之獨詳竊念大德必壽期頤可望
何期計音遙至大夢黃梁見嗣君之奔赴不禁悲惻而低昂况
甫周甲子精神未憊晬盎同夙昔之方剛還疑傳者之未可信
詎彼蒼之難量乃閱時歷日靈旒游颺瞻蕙帷之南返惜四大
之分張緬思君而不見愾獨對夫銀釭又况載罹慘痛弱息溘
先朝露不獲與於哭泣之傍徃更使我追音容而愈戚撫靈旒
以增傷薄擷汙毛爰侑椒漿冀悃忱之一鑒想翩然而來嘗

祭楊以齋司馬文

哲人云萎岱嶽傾頽古道淪胥鄉邦震悼故元伯引柩奔赴者
巨卿而蔡邕製碑無慙者有道况乎南床之事業獨隆東漢之
勛名不小語其偉畧珠崖銅柱之鐫究厥鴻文羽獵長楊之調
洵可述而可傳允堪坊而堪表系本出乎弘農學更承乎伯起
陳子昂馳名京轂羣推祭酒諸生顏子分博極經書不媿文林
學士花筆則弁冕諸家蓋榜則聯鑣上第爰是起家作宰姑臧
實孔奮之封製錦方城安定廼王尊之地國僑執政並濟猛寬
承叔掄才兼收桃李迨夫首膺內擢拔置兵垣凜凜白簡之秉
桓桓青瑣之班犯屬車之清塵上書諫獵方觸楹之戇直叩首

回顏漢武之車郭憲將馳而每斷魏文之袂辛毗已起而猶牽
不言温室之樹惟知修竹之彈左掖逶迤沉沉日冷夕郎峻潔
諤諤心丹洵六垣之領袖而兩省之迴瀾至其弭事於大獄未
興之先抗疏於強暴橫行之日力可回天誠能動物方邀肆赦
於金雞不憚封還乎墨敕鸞渚如舊薛存誠之杖履依然瑣闥
堪居程伯宗之象笏罕匹歷事 兩朝封章盈帙世多奉爲十
思人艷稱之三裔爾其國號直臣家名令子稱觴堂上備五福
於箕裘介壽筵前祝三多於綺里優游林石時承衣彩之歡力
瘁鼓宮克守居廬之禮俄而服闋還朝累遷卿貳銀臺樞省罔
卿柏寺歷著丰采卓然鴛鷺之行屢陟清階允矣廟堂之器因

以風憲之嚴特專旄鉞之畀蒞雄藩而作撫策神駿以如龍蠟
丸建節虎旅從戎時則餘逆未平烽起沅湘之界偏師帥衆身
居嶮岬之中恤民則賦稅徭役之盡減戢兵卽秋毫纖悉而弗
容甚至化格苗民深箐爲之復業威行反側水西於以從風實
經天緯地之盛烈而藩宣屏翰之豐功所以中丞入爲司馬大
吏仍作部堂 帝心簡在不循故事元臣赴闕十倍尋常軍政
處分之必謹驛郵核算之加詳方藉調羹乎鼎鼐行將輔弼乎
廟廊而乃乞養旋歸情深萱草饘飴酒醴供甘旨以無虛疾痛
癢苛勤撫摩而常保以至杖桐於六十有五之年猶且毀骨於
深恩罔極之報此所謂克全平生歸而兩盡其忠孝且也一分

省試之闈再主南宮之棘開其鐵網則滿架珊瑚出其藥籠則
盈筍參朮拔真才於圭竇食報芝蘭搜奇士於卷樞秀鍾犀靱
固承彪志子燃金殿之藜遷讀談書孫占杏林之席更荀里之
多龍矧和氏之皆璧誠福壽之無涯可含笑而永訣嗚呼夜月
濛濛朝雲黯黯逝水茫茫流光冉冉心悽惻以含悲涕洟瀾而
徒掩典型邈矣傷鶴駕之空歸遺直何之悵雲駟之莫挽藉椒
醑之清芬獻溪毫而摧慘

祭錢朗亭中丞文

樹謝未明風淒長夏白馬號嘶明河傾瀉箕尾夜落崦嵫西下
石友淪滯悲哉淚灑伯牙哀鍾劉尹悼王子山思舊士衡誅亡
知音難再于焉永傷况余今日逢君之喪旣慚郭碑且無江筆
東漢勛名南床丰節帛不勝書竹難盡述聊從千百以志什一
吁嗟我公名世奇英芝蘭產兆貝葉鍾靈文章華國器宇霏瓊
經綸夙抱孝友性成用冠麟壇策名登仕關西緊縣池陽初試
旁午軍興徵發不次折獄惟良取才稱士三年報最旋服繡衣
路避桓驄朝凜霜威首疏平允剔弊文闡敷陳剴切赤棒絳緋
白簡糾貪不畏強禦折檻大廷埋輪當路方之張綱擬以王素

歷晉崇階深出異數既司喉舌復掌西曹蘭臺嶽嶽栢府蕭蕭
京畿首輔兆尹名高多所建樹聲震雲霄山左 特簡拜大中
丞秉旄仗鉞沃雪凌冰五官劉穆百函朱齡裁費裕國除耗益
民教養生聚大法小廉聰明正直濟以勞謙士興洙泗賈樂魚
鹽海水洋洋泰山巖巖翠華東省顧瞻此疆家絃戶誦擊缶歌
壤厥功誰懋曰維東方爰申 寵錫御墨琳瑯明良遇合得未
嘗有正資楷模以勗官守胡來鬼車鑠金多口洵彼直臣叢怨
之藪 聖德如天詔許歸田一擔清白留在人間六郡啣涕遮
道攀轅人爲公惜公且悟然吁嗟我公壯懷伏櫪抱樸含真允
矣明哲學本程朱文追軾轍有物有恒不磨不涅追憶曩昔偕

上公車往還詩酒出入雲衢班聯分峙氣誼同符君懷慷慨我
性迂疎逮賦泉石視澹碧林十有餘稔烟霞飲吟感公交厚惟
我素心時通欵洽常遞好音一再餽遺龍團犢角雪水明湖去
來止宿秉燭夜談剪韭晨速共惜時艱怡情適軸卯辰之交分
督河防公向滏水我去清江南轅北轍共悵參商於茲五載月
落屋梁歲華過隙老冉冉蓬髮各蒼相頽驚悸雙鯉長鬚惟
憑來使知公抱疴遣醫診視方冀霍然更圖良晤鼯勉加餐勿
傷遲暮何期奄逝素車奔赴痛淚濺衣涕零如雨公之事業足
炳史冊公之文詞琬琰成集公之令子巍科特立公之賢孫繩
繩拾級繼志纘緒颺舉聯飛公可無憾全生全歸彭殤齊致生

死幾微示期坦化何必歔歔我之慟公河傾華側今之典型古
之遺直舊雨淒其新愁扼塞敬芼芳蓀神其昭格

祭大宗伯杜親家文

嗚呼賢哲之生運符郅隆泰交契合皆稟中和之氣爲命世之
英當其翊贊皇猷對揚廷陛莫不建豐功偉烈而海宇蒙其利
賴荷其生成卽其騎箕御烝韜光掩質而流風遺韻猶足垂百
世之令名矧其在交游戚黨訂松筠矢金石有不思維緬想而
痛惜乎生平余與先生同譜五十年歡愉慘戚靡境不歷方其
相聚而朝斯夕斯則琢磨淬礪爲金錫之冶他山之石及其睽
違而山川間隔旣寤寐_也亦針芥之相得慨人情之翻覆
也誠險巇而無極然先生卒能膺 眷注履大位和衷一德凡
所設施措置皆足以下逮生民功流奕葉蓋一時品類受陶鎔

而天下後世羣霑其福澤雖先生之質性冲和學問淵懿有以
潛孚默奪而景運維新篤生名世所以佐

聖天子參贊位育之任者實非人力所能及當其初同蘭籍年
力方剛謂兩人氣誼相期可以分鑣競爽倡和巖廊而數十年
升沉顯晦苑枯迥異如雞鶩之侶鸞鳳每念先生以黑頭公輔
迨侍二親滂瀧鞠脛極庭闈之色養昭世德之煒煌及其歿也
天章御墨紫誥龍纓穹碑棹楔光溢泉壤貞操淑範百禩稱揚
洵事親之極致亦子道之表坊至於立朝大節垂紳正笏吁咈
都俞金相玉質風度如九齡沉靜如安石當其手握絲綸胸藏
經畫贊軍興於旁午之時佐幃幄於戡定之日既而容臺峻秩

職司昭代典章少宰清班洞識羣材優絀若夫折獄而平反爲
念修律而出入是矜尤多王氏之陰功于公之剴切於是

帝顧弼諧曰疇任予司空使工作無缺疇典予司寇使奸宄式
遏疇膺予司馬使師武臣力而邊圉寧輯疇善是秩宗使神人
和禮樂備爲百王之典則一則曰惟汝賢再則曰惟汝賢終則
曰惟汝無不賢而先生徧歷各曹恪勤庶績加之經筵啓沃敷
奏詳明發堯舜危微之旨陳周孔一貫之精昭回雲漢鼓盪日
星得颺言之大體建皇極於救寧又其冰衡玉尺拔茅連茹振
文明於宇宙揚寒峻於專經乃更

特簡星輅巡行環海幅幘萬里車書統會先生目之所經足之

所履東界扶桑西窮嶺隘山川險易民物豐瘁城郭封疆田疇
廬舍莫不建置周詳經營靡懈是以民得衽席之安兵有藩籬
之衛方將名覆金甌身調鼎鼐乃引例以陳情遂超然於物外
豈泉石之膏肓亦急流而勇退所以 鑾輅南巡寵眷彌隆錫
予優渥斯蓋主聖臣良千古所獨者也某與先生束髮同譜僅
少先生三歲則年齒同吳山鴛水相去不百里則里居同當先
生台司九列駸駸嚮用而某浮沉歲月忝附絲蘿雖階級不同
而初終之懷同頻年京邸趨步班行不爲翕翕熱不爲慄慄涼
遇合不同而莫逆之情同張弛緩急進止語默持論或不同而
濟世之志同及茲黃髮漁樵偃仰太平方謂考論今古貽謀垂

訓正無不同而孰意先生遽作泰山之梁木所遺者僅爨下之
焦桐嗚呼典型邈矣夫復何言浮雲蒼茫往來而不定者飄風
之西東耶電光石火倏忽而靡常者一氣之洪濛耶榮枯欣戚
循環而不已者大化之穹窿耶窮通得喪俯仰而頓易者人世
之遭逢耶文章政事自在天壤者吾人不可朽之勳庸耶其不朽
者常存而速朽者去動靜之理通耶然則先生之逝也去者去
而存者存前無始而後無終耶正不必爲先生悲而涕零不已
者爲世道惜碩果爲親串嘆飄蓬也敬陳絮酒侑以蕪詞其亦
鑒此幽衷否耶

祭大宗伯韓慕廬文

嗚呼古今文章經術並傳不朽甚渺其倫漢唐以來以文取士其間立勳名著節烈挽回氣運彪炳史冊者代不數人或有其人而無其遇則志不伸或有其遇而不大顯卽傳亦漸湮故知天之生材匪易國之得人尤難惟材與時會黼黻巖廊從容殿閣起衰式靡越古振今四海覩文明之有象士林喜正始之元音固君子得志行道之大端而亦郅隆之遇適相尋也宗伯韓子以曠代逸才弘裁偉製衣被天下然其立朝奉職則在佐聖天子右文弼教以經術爲綱維禮明樂備掌邦祀而和邦國當代奉爲楷模後世垂爲法則於以翌贊太平光昭盛治豈不

形山文存
爲吾黨生色哉假令韓子不遇以老其文章卽能卓然自立著作不倦如王通仲長統輩而其流風遺韻所以鼓舞作興轉移文運亦未必能如今日之裔皇昌大深入人心速於郵傳也則知應運而興爲一代人文冠弁者實與治功相表裏而非僅一介之士榮枯得失之所繫戀也猶憶闈中得韓子卷觀其沉酣排宕兀傲之概旁若無人目爲之眩曰制義有繩墨卽什百庸衆之才無不俯首而就拘檢若敢以必不中之技馳驟場屋間不以求售自眩因置之上第不旋踵而風行海甸向之步趨矩矱者至此而一變自是而掌綸扉陟上台恭逢

聖治日隆大化日廣有若雲漢之昭回聲教所訖東被扶桑西界無雷以至窮陬絕域朔南所歷暨於八埭罔不願奉版圖遣子入學而韓子於時頒憲章布典禮朝貢有候燕享有階一時文德誕敷無遠弗届靡人不懷然則韓子以文章開風氣之先而以德業輔休明之盛人之所不能兼歷代所不易得者以一身而該焉名世之生昌期五百有由來矣方期凝承諧弼伴奭優游追明良喜起之頌奈何乘箕而去等傳說之列星同昌黎之遺世翩然而不少留耶嗚呼知交零落不禁潸然涕流者一人之私而老成徂謝士類嘆斯文之不作朝宁嗟碩德之云休所感匪淺生我百憂頻年音問往還輒署尾紙不曰目昏潦草則曰手顫代書因念壬子冬寓余邸舍咿吾徹夜燈前月下目

光炯炯不可逼視意其人不但文名流播卽功名事業亦必輝映寰宇乃年未及艾而遽云衰耗其處境且益堅其用心亦良苦矣使得更假之年翱翔堂陛其所以潤色鴻猷者自必與景運日新而惜乎遽見其止也某以垂白之年偃仰林壑與木石爲伍所望知交往復以抒寫性情而今已矣若夫滿朝桃李盡屬春官鳳毛麟趾雕龍繡虎後先蒸蔚繩其祖武必能繼未竟之緒以待來哲補而余則顧影徘徊知己渺逝有懷莫吐感愴人琴獨行踽踽時一念及淚下如縷爰致蕪詞率布筵几其亦顧而侑之翩然下庭廡否耶

教條十則

一重名教學校之設惟在明倫德行事功皆由此出古人於君親大倫可以揭日月可以感風雷可以貫金石孚豚魚用經用權婉曲必遂處常處變確守不移故能照耀汗青流聲天壤江右一區人物淵藪以忠孝大節前後著稱者具在史乘固夙所仰止今奉

簡書視學明倫敷教之責繫焉爾諸生當飭躬興行恪守臥碑平居出入首以孝弟爲先愛敬爲本而又忠信以爲質廉讓以爲輿毋作匪彝毋昵遊狎務使言坊行表彬彬有蘇湖子弟之風庶於儒行無愧若乃朝夕勸誡鼓厲恪勤則

司教者責也教官當月朔行香之後卽聚集諸生于明倫堂闡發忠孝之大節禮義之大閑更取前人往轍開陳指示若者羽翼綱常垂名竹帛吾人當以爲法若者于犯倫紀貽累身家吾人當以爲戒提撕警覺互相勸勉則漸摩日久自能翕然改觀矣記曰師嚴而道尊道尊而化行余於教官深有責焉於諸生深有勉焉

一敦實學士子屈首受書以博取一第爲榮古人勵志勤學以僅得一第爲愧良以章句咕嗶之外別有道在不明乎此未可以爲讀書種子也斯文不墜代有英豪爾鄉先正宗風尤盛如崇仁吳與弼餘干胡居仁永豐羅倫泰和羅欽安

福勉李時吉水劉觀南城鄧元諸賢皆孜孜切磋講學究極

性命雖其所入微有不同而其要歸初無二致此爲真實學問卽是真實事業未有此心此理不明而制防猶立者也今與諸士約願一以爾鄉先賢爲師猛志向前鞭心近裡別白危微之界決擇義利之關取舍旣明把握在我躬而在野自安曲肱蔬水之常出而在

朝必無妾婦穿窬之恥此爲實學抑豈虛名勿以此爲標榜門戶之資勿以此存黨伐同異之見徒增議論祇長誹囂則又所不取也若乃閉戶殫精著有成書足以羽翼聖經發揮道奧者願盡採名山之藏爲琬琰之勒焉

一厚風俗風俗之貞淫奢儉萬有不齊能不爲風氣所轉而
可以主持化導者士爲四民首端有賴焉邇來真朴日漓
浮僞滋長余自入境以來仰體

朝廷旌別之意用伸激勸之權其諸生優劣自當核實舉行必
不視爲故事至所屬地方有孝友嫺睦著於鄉閭潛身味
道棲於巖谷者該有司卽行據實申報以俟轉揭

題旌若乃大義可風勁節足表以及齒德並尊足當鄉飲之
列者亦應確舉彙詳以待依例執醕務使人知好修俗歸
有恥尤願諸士率先興倡盡返頽波如俗薄也士則道之
以厚俗貪也士則示之以廉俗競也士則率之以讓俗蠢

動難靜也士則明之以義但使讀書明理者種種所行皆
足取法自然草野之內翕然從風倘士無恒心則民多邪
僻慎勿使人謂傷風蠹俗自吾徒輩始也至若小說艷詞
蕩人心目久奉禁止倘有此等速行毀板查係諸生定以
劣論

一鼓士氣士之不可少者學問不容已者功業而不我俟者
年華古人所以勵志潛修尤必乘時利見以驗其學之所
至若時逢有事而能出其所學匡濟時艱多所建樹則其
人尤足振當時而垂後世江右素爲書鄉士子於一經之
外無恒業硯田之外無恒產可謂論遇則吾困語居則吾

貧矣近遭兵燹之餘恐諸生因時殊勢艱怠於進取不知盤根錯節正所以別利器諸生平日讀書須備見古人經綸之迹與自來成敗理亂之機凡經史中一言一行內足以圖身外足以立業者不惟鼓歌樂之實欲吾身見之庶幾此日之家修卽爲將來之廷獻若時足有爲而不自振拔迨至歲月易流功名遲暮徒嗟老大之無成悔何及也昔子瞻有云勿墮此志會當成耳多士勗諸

一養士體士人砥行不純良由立心不固頽波莫挽此固士之咎也然培養之無術摧抑之多方此誰之過與泮宮爲儲才之地今之棧樸菁莪後之棟梁楨幹也而顧奴隸辱之鞭箠及之不特無以養士節亦豈所以存

國體查康熙九年部議生員關繫取士大典若照民例扑責甚非恤士右文之意屢經禁飭孰敢不遵嗣後諸生苟非罹禁觸網已奉申黜者有司不許擅加責治其見在與考者倘有事故被人告發有司先詳到道批審如果情真申請黜革然後依律問擬其奸民匪類無故扳染或挾仇誣陷有司虛公審明反坐勿使善士及於非辜倘有偏枉徇私沉寃莫白者許直赴巡歷所在控訴自應立加昭雪諸生亦當以禮門義路厚自隄防守執玉之節勵介石之操愛養此身爲異日拜獻之基勿自貽伊戚可也

一絕夤緣士子有志功名先須立命雖窮通數定非人力能移而人事既修則天道自無或爽自古大儒造命之學操若左券有等躁進者流不知反求惟急奔競究與功名無纖毫之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良可痛惜余家自高曾以忠孝立節清白傳家詩書而外無負郭誦讀之外鮮他營故能世濟簪纓流風食報今受事以來上體

聖主求才之慎下念孤寒進身之艱矢慎矢公有如皎日必誠必信可對明神凡生童試卷俱躬親披閱暗中摸索相外搜求賞識毋論於焦枯青黃且登於斷木誓不徇情受請以致淪棄真才如有躁急妄求鑽營倖進者除本生不取

外定提父師究治至有懷材抱異自揣入彀者不妨當堂呈卷面候品題務使甲乙定於當前去取決於俄頃錄者既可安心習靜砥礪前途棄者亦宜奮志揣摩徐觀後效幸拭目而改觀焉

一禁積弊爲士之道當嚴始進故以寸衷無欺卜一生之遠大明哲自保養此身以有爲邇來邪僻之徒逐利心濃趨名念急凡頂名代考倩人冒籍等項無所不犯一旦事露虧體辱親既失無欺之志亦味保身之幾有一於此或由察出或由首告公庭之上

國法森然觸憲罹刑捨呼莫及若輩亦係斯文種子何苦以

身爲嘗試耶至於積棍指名招搖奸胥借端撞騙種種弊端尤堪髮指每見學道所過之地卽聚徒集衆多方煽構以狡詐之心弄簧鼓之舌據其口無不可爲之事入其手無一能返之錢若意見稍有不堅鮮不被其所蠱今特嚴加禁飭力行緝拏如遇此等奸徒卽行立置重典倘有互相容隱事發一併連逮斷不令光天化日之下魑魅跳梁冰心鐵面之門鬼域欺世耳

一正文體自設科取士以來歷代名臣輩出故今日取士之方舍科舉之文無由也然科舉之文亦非徒文而已必根柢於六經四子之旨體味於濂洛關閩之說浸漬於左國

史漢唐宋諸大家之文章而後一稟以制科之格律此八股之作所以彬彬稱盛也江右文風尤著往者章羅陳艾四先生之文衣被天下探經書之蘊奧擷史集之菁華光氣常新不可磨滅奈何積漸至今風氣日就卑弱獵取蕪詞衍成滑調前賢宗旨何渺然與余奉

命分校北闈所拔如徐子方虎韓子元少俱根極四先生之傳故其文爲海內冠願諸生嗣後一以鄉先達爲師以真文章自命讀書窮理養氣達才須知每題自有面目每人自有性靈務雷同者卽爲苟得不詭遇者方爲善士起一方之風氣爲各省之觀瞻勿使人謂科目不足以得人才而

文章不足以觀實用多士其爭自濯磨以副拳拳屬望至
意倘仍積派槩擯不錄

一端士習士人讀書學道當守不字之貞故閉戶誦絃歌振
金石古人以爲美談有等不自愛鼎狗情逐利匍匐有司
之庭輟詩書而趨羶聚酬杯酒而入公門四維俱亡五經
掃地羞父母而辱鄉閭孰有甚焉至若愛人敬人橫逆自
反吾儒分內事也或以諛詬細故或以戶婚小忿嚚訟不
休結書吏爲朋儕與隸人爲儔伍歷歲經年德業交喪矣
願諸士平心自反苟非不共無若包容省此有用之金錢
有餘之歲月爲絃歌樂道之資豈不甚快至若干謁官府

獻媚承顏今日諂脅之方異時把持之地藉名武斷殃及
里閭此則害馬敗群養稂禍稼尤當亟行剪除如有此類
卽以行劣黜革不使鴟鴞混於鸞鳳豺虎游於宮牆也

一嚴考課凡業精於勤荒於嬉未有玩歲愒日而成者亦未
有日引月長而墮者文章一道尤費苦心嘉種必待熟而
後成良苗非助長之可得臨淵不若結網掘井務在及泉
非自平時之揣摩曷能晷刻之匠意往者歲科兩試而外
月有課季有考爲教甚密爲期有恒而相沿旣久視爲文
具夫歲科之試不過憑一日之短長而月季有程正可觀
平時之進退今自正考而外每月發題該教官傳集諸生

面課彙卷解送聽候逐加研閱分別等第倘有歲科試文
居高等而月課文不稱者記冊示懲其有歲科試居下等
而月課文佳者亦記冊俟獎務使諸生勤誦讀於三餘庶
幾搏扶搖而萬里相期至厚諒匪煩苛

康熙甲寅乙卯間滇逆倡亂閩粵附從江右人心動搖郡邑
大半淪陷余從荆棘叢中藉考校以為招揀處境良苦且當
功今減額大縣新進四名中縣三名小縣二名為數甚隘何敢
昧心從事故以上所語多切時勢非若承平故事云爾

策問五道

問帝王有治有學而治必由於學學必驗於治本末相須由
來尚矣或者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時雍風動
之治此天授非人力豈生而知之不藉學力乎抑生有聖
德猶必勤聖學而天人性反生安學利之分所學亦有辨
也且坐而講學起而出治二者果可分可合與王者膺圖
御宇一日二日萬幾勤政則宵旰為勞好學則乙夜不倦
兩相用不又兩相妨與我

皇上濬哲文明聖神天縱尚且孜孜好學銳思稽古折衷群言
經筵日講寒暑不輟侍從供奉顧問有時聽政則未明而

衣緇經則端拱而坐蓋臣忠愛

聖躬母乃過勞與大而修齊治平綜理九圍之要細而格致名物文章黼黻之猷在

皇上議道深宮靡不貫通體備是以外則方隅振武神功懋於兩階內則廷宁右文

皇章昭於雲漢士生今日巍乎煥乎又何以對揚啟沃仰贊高深乎或者疑麻保恭之模潤色文明之具尚有可敷陳佐裨者乎昔瓊山丘氏補輯大學衍義一書內聖外王兼該體用是大人之學卽大人之治其書具在諸生固瓊山之鄉人也淵源私淑當必有精義緒論可上佐

聖治聖學之萬一者尚詳著於篇以獻

問人才之生固不限於資格而考課之法恒不外乎廉能若使兼收並進用人無方而考績明揚弊吏不爽則朝廷既廣得人之途而賢否亦無雜進之失誠兩得之方矣

國家自軍興以來事例弘開賢門廣闢我

皇上加意用人不僭不濫異路起家者升遷必經保舉捐輸得官者報滿必加分別慎重名器之方卽寓於事例通行之日顧吏治猶未澄清貪墨猶未絕迹苞苴蓋簋之風猶未屏除其故何也察吏之法惟才與守趨事赴時理勢治劇非才不爲功然恃才舞法工脧削以自肥黷貨賄而罔忌

民何堪焉。衡量二者果孰輕而孰重也。粵東偏在嶺表，夙號華腴，吏治恐多未飭，然處脂膏而不潤，酌貪泉而不改。自昔有人至今，以爲美談。將古今吏道之隆汙，亦在人而不在地。與邇來楚蜀黔閩各省用兵之地，軍務倥傯，人材輻輳，或隨征而補用，或外委而題留，其間具幹敏之材，馭勞煩之任，奏功稱職者固不乏人。而烏合旣多，賢愚難保。其不雜取攜，太易驕恣，或因以日生卽在一人之身，始勤終怠，常情之所不免。瞻徇習狎，叢脞亦且漸開。當今日而講課吏之方，將何以激濁揚清，振興表正也。且捐馬輸糧者，席未煖而速化；循資較俸者，薪屢積而不遷；沈淪壅滯

之人，銳氣已銷，升擢無望，又安得其愛鼎自重，齒齷不生乎。安民之道，先察吏，澄清鼓舞之方，當今所首重也。多士其極言之，毋隱。

問自古理財王者不廢邇年西南構逆，各路進討，轉餉浩繁，皇上愛養斯民，寧暫增事例而不加田賦，重本計也。顧天地有自然之利，山海有不盡之藏，置而不講，委諸榛莽，則暴棄而可惜，歸之豪強，則中飽而徒然。方今中外四方生節之計，尚有可釐舉者乎。嶺南食鹽不費，牢盆自然澆曬，成本旣輕，爲利實溥。向有藩標占踞什一之入，多歸谿壑。今仗皇威廓清，大定故藩，隱占害民之事，莫不更新洗濯，與民慮始。

一方鹺務若何而使產之者不窮行之者不匱民間無貴價之患勢豪息兼併之心宿弊頓清國計有賴乎各省鹽法皆有專差御史總理於上復有運使分司轉運於下是以商販流通課源永裕兩廣鹽課向無專官提舉之職人微權輕不足統馭以致利多旁落不入公家今欲做各省之例特設御史運使等員上下監察庶可綜核清釐公私交利乎從來軍興之後務本計者莫如屯田粵東海濱沃壤山藪閒田向爲藩丁侵隱或罹兵燹荒蕪者清查募佃其法如何再如沿海郡邑遷界之外曠土甚多樂業之民四方徙散久矣今臺灣逆首已伏冥誅餘黨遊魂銷烟指

日海寇旣就蕩平海疆自宜墾闢第舊日居民多散而難復新行召募或憚而不前民屯軍屯何者爲便廬舍牛種措置若何起課之時應以幾年鼓舞之法應準何例爾諸士生長茲鄉蒿目籌之必已熟矣尚及時昌言陳之問自古設兵捍圉衛民非以擾民也我

朝混一之初平定嶺表勞師數年於是留強藩爲永駐建提鎮以交防磐石之形金湯鞏固矣無如兵多易驕勢久難戢地方苦其毒螫小民多不聊生今幸

皇上乾斷措置多方使尾大極重之形頓釋於一旦顧指麾定於片時善後期於永久拊循彈壓萬年無弊之方有可以

指陳者與粵東五嶺之內古稱形勝具焉北接江表南連
瘴海東鄰閩越西達衡桂省城百雉則環帶大洋瓊州全
郡則孤懸島外一隅不戒恐非綢繆豫備之宜隨在設防
又滋供億頻繁之累設兵而少則山澤之藏伏未靖猺獞
之出沒堪虞設兵而多則營房或擾於市廛樵牧且妨於
耕稼若何而令兵力足用民困永甦與意者倣西安浙省
江寧京口等處之法特分禁旅永鎮斯爲經久之制與抑
或召募土著練集鄉勇使之家自爲戰人自爲守庶駐防
不乏而糜費鮮少亦爲撫綏近便之術與邇者滇氛就息
海逆已亡天南瘴癘共戴陽和島嶼妖祲咸歸盪滌則山

菁海涖戍火墩臺之卒不可稍減於前乎粵省幅幘遼闊
提鎮水師偏裨城守經制而外新經添設者不一而足何
者當留何者當汰共成久安長治之計乎夫握算於事後
者其智短操計於事前者其慮長當今善後之圖果何道
而可諸士幸際太平之會旣已化橐鞬爲詩書何難寓折
衝於樽俎其切言之以觀經世之略

問士爲民首文爲國華制科之設所以弘文教於九區大作
人於無外也顧文有真有僞真者學有本元不關章句之
未理由心得非同勦襲之辭而僞者反是邇來文風懲從
前平行之非改爲歷落欹崎之徑風氣之移始未嘗不振

拔而其究也必流爲龐雜而不歸正始說者以爲矯枉之
過正而不知其大僞之亂真蓋競爲囂張之論而不必其
軌於法貌爲強項之槩而不必其衷於經此其間是非之
分得失之數可無辨與頃者言臣條奏釐正文體欲爲限
字之舉我

皇上洞識聖賢之蘊深明制藝之源特仍照見行例行是文義
之工拙誠不在字句之短長也第長者貴其沉雄博大不
貴其浮蔓支離短者貴其簡練精嚴不貴其枯槁局促今
何以使文家之爲長爲短各盡其善並存真而去僞乎且
士人學古入官竊經致用制科一道原以驗人實學不徒

硜守一經已也使不淹通諸史綜覽大家則何以擴其耳
目厚其才情卽起而用之措施亦迂疎而寡效今之士子
大抵惟工括帖僮事呶唔失儒生進用之方虛

國家取士之義欲以起衰振弊俾士皆務真學而不徒尚虛
名又何術以導之也粵東人文若海忠介之立節陳白沙
之講學湛甘泉楊復所之窮理至今卓越千古皆真學問
中人也近者空谷足音寥寥無幾豈今昔之生材不齊抑
教學失傳以致流風稍歇與有可以崇尚真學維持文運
者其詳言以對

刑山文集

刑山文集



